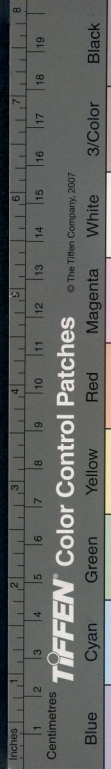


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中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以弑其
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
進而不嘗者有愛父之心而不嘗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
躬進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弑父之意使善治獄
者蔽之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廢之孝反與操刃者同其罪乎
此庸吏之所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
弑君孔子書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雖者曰聖人借此以垂教爾
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此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爾聖人一言
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如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
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棄之當嘗也教未可垂
而已爾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任也果曰罪止不如是
之則凶難者曰曷爲盾復見於經許悼公身爲書葬曰弑君之臣
不具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
而書葬也○縱因論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於小人刑入于死

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親
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
餘人縱使還家約以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貴責其小人之
尤者以必歸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見君子之所難而小
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故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
德以臨之可使發而為君子豈恩德入人之深而後人之速有如
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還
其必求以冀免所以納之乎又安知夫彼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
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其上賊下之情也意
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
嗚呼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大宗施德於天下於茲
六十年矣不惟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德便視死如歸
而存信義此及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罪
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效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



夫從而來歸而赦之可憫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赦人者皆不
是。可爲天下常法乎不可。于當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
之治必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淫竹辨謂竹
爲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爲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
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
矣至於不自知其一身者駢拇枝指廢床附骨皆莫知其所以然
也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
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若枯草死骨所謂蠢蠢者是也
自古以來大聖大賢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蒼蠅而取決是則
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知
此則安知竹之有知也遂以蒼蠅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
其他草木瓦石仰之又須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
是言之謂竹爲有知不可謂爲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
可知然後可寓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斷謂有心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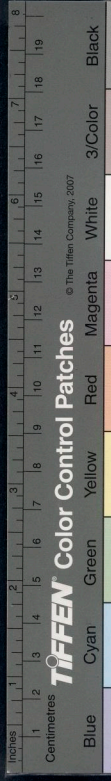
有知乎則錫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禽獸生而
有知死則無知矣蒼蠅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人皆不可窮詰
故聖人治其可知者蓋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表博士
周君墓云有焉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交於其兄弟君父母
喪與其九弟第其居于高閣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感其哭
必哀除喪而釋然不勝勝人者蓋又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
人不休行三年之喪其制子勉以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
子沒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
哀者有矣生前事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
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
而以禮者禮之矣又矣喪禮之禮也今之居喪者惟往宦家
陳樂不爲此持法令之所禁爾其哀痛之數與泣之節君處之別
飲食之變皆莫知有禮也相士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
所望於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愈



道州永明人也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周宗族朋友有慢已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其為吏所居皆有節政嗚呼嗚呼非一家之行也所以後於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卿推之四海表千金石之於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傳其子孫之不貲也哉○龍岡許表云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言于龍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母王氏以節自誓居貧殫自力於衣食以長以訓誨而成人大夫人告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會用廉離饋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錢之積一賦之值以施為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事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五年猶不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可成而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當直四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知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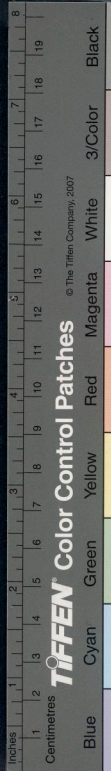
薄也間得酒肉則必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

一三見之以為新逸於世迥然耳既而後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始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爨瘵而嘆吾聞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安我皆無恨也燭求而有得耶以其有乎而情則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於死而世常求其死也曰願死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嘆曰爾者請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汝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善教也子常常用此語吾耳孰焉故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若于家無所餘餽而所為如此是直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貴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數汝此汝父之志也滯泣而志之不敢忘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特此理也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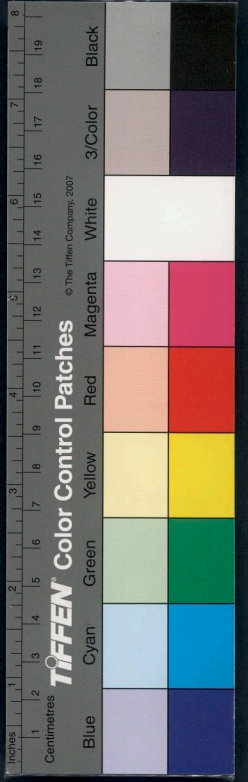
其家而賜爵受封顯榮優大實有三錫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在顯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大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並揭于阡陌知夫小子脩之德薄滋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目○尹師魯墓志銘云師魯諱際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才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猶知今古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非非窮富盡節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安隨而入亦罕能過也馮事無難功而勇於取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缺於人故其卒當以死○長安郡大君盧氏墓誌銘云長安郡大君盧氏尚書刑部侍郎即蔡公諱瑋之天久端明殿李士尚書刑部侍郎即裴之母也以治平三年十月某日卒于杭州之官舍享年九十有二嗚呼亦以為責矣夫壽者強絕所謂五

種也福者有順之名也故雖之雖為五必合而不闕其一然後為福之倫也蓋五者在人其一曰德而其四在天必有其一於已然後能致其四而有諸已者或厚或薄故其所致亦有備有不備焉夫老而貧且病者人之所哀非福也壽且富康而無德以將之謂之賊非福也三者具而又有德而死其非命者謂之不幸非福也故曰必不缺其一然後為福之備者惟夫人秉之夫人在父母家奉其親以孝其歸于蔡氏也其舅姑老事之如其親其歸寧於父母也能使其舅姑不見三日必涕泣而思其事長慈幼既儉且勤父而宗族和鄉黨化其亡也極自餘杭至里閭親戚哭之往往有過乎哀者問之皆曰夫人於我有德而人人各有還焉嗚呼可謂賢也已端明君已顯貴天子嘉之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於是君有冠彼之錫夫人平生少疾病雖老而耳目聰明食生飲菓如壯者晚從端明君于杭州極東南富麗河陸之珍奇以為養樂之奉而奄然以其壽終其於五福可謂不闕一矣方夫人之盛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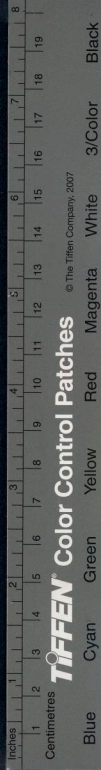
九為人子者舉觴壽其親莫不以夫人為祝而不幸榮不及養者必仰天怨呼謂羣薄不均以不得如夫人為恨蓋不知夫有諸已者學故能致其福之倫也嗚呼盛矣蔡氏之後其又將大興乎○送徐無黨南歸序云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主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壞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脩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脩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而不能也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脩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而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脩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即臥而已其群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

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有千載亦夫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瘞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調然為饒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異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連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池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群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詞日進如水湧而山出予欲擢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始知章句為文詞者亦因以自警焉○廖氏文集序云自孔子沒而周衰後予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是中絕漢興蓋又而後出其散亂靡滅既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余哀哀夫學者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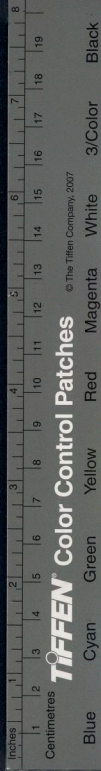
守經以篤信而不知為說之亂經也爰為說以黜之而學苟溺其
父綱之傳反駟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于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
衆人之所信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
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於其間頃刻爾是則余
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而求於今世也衡山慶倚與余偕三
十年已而出其兄爵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篇者其論洪範以為
九疇聖人之法耳求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符于歲而有
與余同於今世者始余之待于後世也與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
爾者未嘗聞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
而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乎嗚呼知所待者必有時而獲所高
者必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爾不相求而
兩得也○帝王世次圖存云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
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為
遠以為能而闕其不知賈所聞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法

矣吾憂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說無補焉宜去二也非
猶如此今既老既病矣所以難強之節儉食過分之榮祿是將遠
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員三宜去雖五物其去宜矣
復可道哉○準詔言事上畫云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
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垂綏有納諫之明而
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
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眾說不足以
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則天下無難治矣伏思聖心所
甚憂而當今所最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財也無財用也無禦寇
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
然皆不得其用者由朝廷有三大病故也何謂三弊一曰不慎聽
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凡事弛慢
廢壞於下臣聞纘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謂令
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纘令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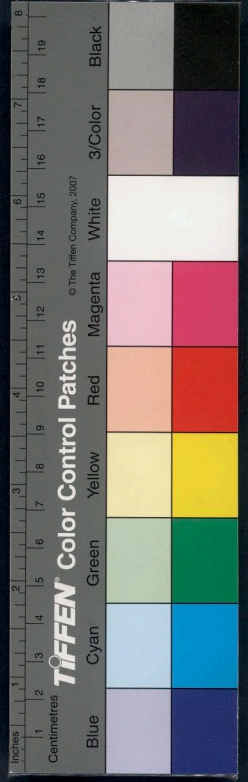
出而當罰不隨行是以慎選令明賞罰實功實此三者帝王之
所獨也自古人君英雅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此三術
而自執威權之術所求無不特所欲皆如意陛下以聖明之資
超出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遠則常慮無財欲矜
則常慮無將欲聽軍則常慮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慮無策欲
任使賢材則常慮無人其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
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右帝王或為強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感則
威權不得出於己今朝無強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禍內外臣
度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倘耳廷首顧陛下之所為然何所憚
而不為乎若一日赫然執威權以臨之則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
無奈何為三弊之因循而一事之不集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遷
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運籌策
之時慎願為社稷生民留意○若吳克書云夫學者未始不為道
而至者歸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歸焉蓋文之為言難工

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
矣其者至樂有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
至之鮮也昔孔子若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耳然讀易者如
柳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
可及然大抵道勝者莫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比不悅者書苟
卿蓋蓋晚而有作若子雲仲尼方物焉以授言語此道未足而強
言者也後之惑者徒取前聖之文傳以為學苟文而已技愈力愈
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不出於斯序不能縱橫焉下皆如意
若道未足也若道之名焉雖行乎天地入乎淵泉無不知也先事
之文浩乎沛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為道循自以為求廣若不止
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倘事道而不至者然幸不存於所悅而溺
於所止固吾子之能不自也必勵惰之心進焉○祭尹師魯又
云嗟乎師魯足以致万物而不能當一猷吏志可以挾四海而
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後孫之登虞鹿之群猶不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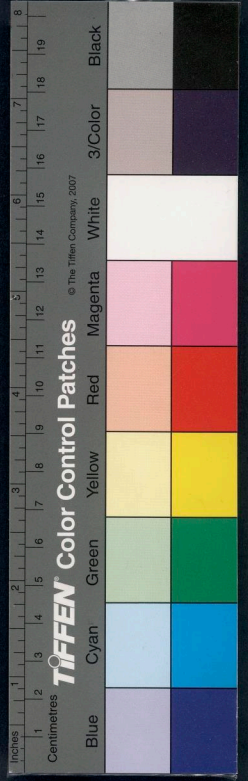
於其間乎遂即刀風而為隱空乎師聲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
子者之幾何其窮而至此乎待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于人方其奔
顛奔逐困厄艱難舉世知寃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
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退屈伸語默天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極
手為談僂兀得終顏色不變矣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適於性
命處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予云浙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于
又何悲懼其師交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嘗
自而有死肯歸無物惟聖賢雖理不設凡為文章輝煌是日子
之所為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載之厥可無
於嗟矣子於眾人最處于文富辭千里自此一體翼以冠子聞乎
不聞○祭蘇子美文云哀之子美命上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
子之心胸猶龍蛇動靈變化而雪友如忽然揮斧露心轟擊人
有遺之心驚膽落飛什如麻須臾雲止而圓顧百里山川草木聞
發蕭子於文章世家故肆有如此首呼可怪耶嗚呼夫世人知此

而已貪嗔其必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
鑿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纏而不見遂以沒地
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動傷譬如磨盪不滅愈光二
世之極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學子編○祭
杜和公文云士之進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豐腴公為輔弼
食紀若知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人不堪公厥愉愉士之退老而
歸休者所以思自放於閑適公若于家思在于國思庸精深言詞
感激或達旦不寐或憂形于色如在朝廷而有官貴嗚呼進不知
富貴之為樂退不忘天下以為心故行於己者老益篤而信於人
者愈愈深人之愛公寧有厭已壽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
路嗟咨况於愚鄙又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臨穴哭不
望惟御諸寫恨有涕渾渾○祭吳尚書文云嗚呼公乎余將老也
閱世久也見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羨者多也士少勤其身以干
祿任取言端初若可愛衰老叢也既而得其所欲而急與迫於利



言而遠求全其節以得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強飲食平居
笑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恬然而或離或合不見幾時遂至
於衰病與其俯仰早暮之間怒然而死者十常八九也嗚呼公乎
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如彼而易矣又如此也幼時失一人
未嘗不習哭隨泣至於夫聲而長號也夫公材識足以居大臣文
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又簡於外直享壽考以為
人望而適云長逝此縉紳大夫所以聚吊于家而交朋故舊莫不
走哭于位豈惟老病人之獨易感而多淚也○祭石曼卿文云嗚
呼曼卿生而為夷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
歟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
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
猶能髮鬢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峥嵘而埋藏於地下者意
真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之九
莖奈何荒烟野蔓氣練縱橫風塵露下走蟻飛榮但見牧童樵叟

歌吟而上下與夫鸞禽駭獸悲鳴踴躍而吟哭今固如此更千秋
而萬歲乎安如其不允哉孤貉與鹿鹿此自古聖賢亦皆然乎獨
不見夫曼卿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
而感念曠野悲涼凄惻不覺臨風而流涕者有愧乎上天之忘情
○吉州學記略云予聞教奉之法本於人性器孫選華使趨於善
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也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輝又之功
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又
其職而躬親於教化故李侯之損又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
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以中止幸乎他日因得歸業故
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人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
而昏衰飲食皆中禮入於其里而幼長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鄉
而知者法其德也壯者代其負肩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
時從先生若老席於眾賢之後聽泠泠之歌飲融融之酒以時頌
大乎天子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時哉○曹憲



亭記云脩既治滌之明年夏始欲滌水而稍閤諸人得於州南
百步之近其上豐山盤盤而獨立下則幽谷窈窕而深蔚中有道
泉嶙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既泉臺石闕地以為臺
而與滌人往遊真閭際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
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飲射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
功德保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深此樂其地靜而事簡又
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滌人仰而望山俯
而聽泉發幽秀而蔭蒼木風霜水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
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生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
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
宣上周禮次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述書以名其高焉○醉翁亭
記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
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曬泉也峰
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

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

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

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

晦明變也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

高潔水清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

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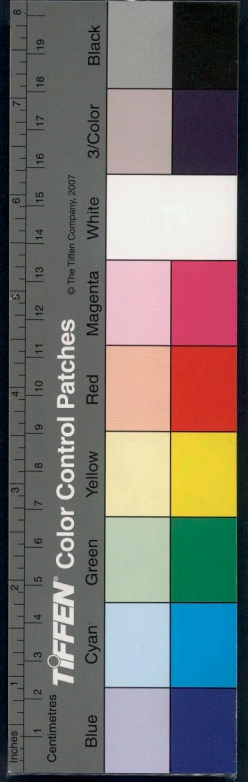
偃僕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滌人之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

為酒泉香而酒冽山散野蔬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

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眾賓雜也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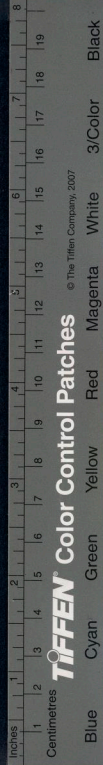
頰白髮頽乎其間者太守醉也而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扎太守醉

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
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
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乃陵歐
陽脩也○浮槎山水記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嘉祐二年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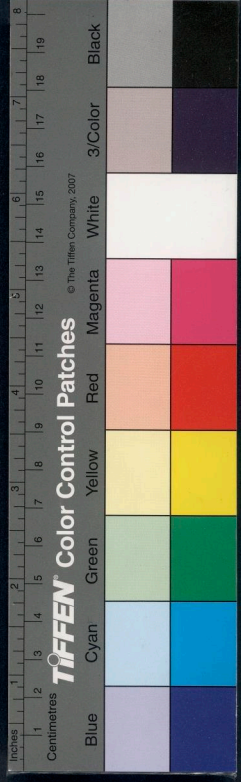
侯以鎮東軍留後出守夔州因遊金陵登將山飲其水既又登澄
嶺至其山上有石池洧洧可愛蓋祠所謂乳漫流者也飲之而甘
乃考其記問於故者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余報之曰
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盡得其欲者富貴之樂也至於
養長松藉重臺聽山澗之瀉溪飲石泉之滴漚此山林者之樂也
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
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
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之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
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與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
耳目又知山林之為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
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勵於
為政亦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學者有矣其物未必
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為其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
侯始也○有美堂記畧云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得而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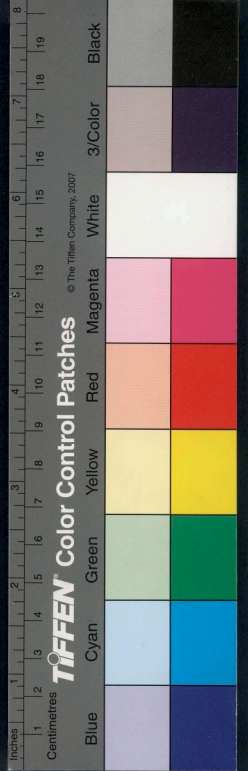
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
後得焉觀人物之盛麗誇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併車
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竭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
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
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
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矣而私念也梅公情真好學君子
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善錦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
而居城郭此人情之所帶而公昔之所同也蓋上方窮時困阨閱
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孝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
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旌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有密
迹瞻望空壁而所謂庸夫焉婦者奔走駭汗盡愧俯伏以自悔罪
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
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獨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盡得為
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村登顯位天下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



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厄之人僅
待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
高才大業不足為公榮短圭笏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
施社稷勳之金石猶之登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吾
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齊一特而祭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
康之節來治于相乃作書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
人其言以快恩雖矜名譽為奇廉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靡而以
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蓋易量乎故能出入將
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義垂紳正笏不動聲
色而指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
一羣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國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
堂幸嘗竊讀公之詩與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望望之
字叙云校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予曰願有所敘使得以
他焉而自昂者予為之字曰長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于

衆人者其言也而為民信舉行而為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
外也故統紀綱維弁以為首容佩玉璣璫以為行容衣裳黼黻以為飾
身容手有容足有容指讓登降酌爵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
寬柔溫厚剛毅果斷之色以為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
庭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禱大事嚴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
之所歸也誅民之知實君子而君子能自脩而尊者地然而行不
克乎內德不降於人雖盡其形其容民不尊也小大川一方
之望也山川之音讀天下之望也政君子之望於一鄉者一鄉之
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
德被乎后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及弟遂于一鄉古所謂鄉先生
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奇良鄭之子產者一國之
望也位乎中而奸臣賊子不敢觸於列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
相朝廷以為輕重天下屬其安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
其人也淺其事也久聞其名觀其人者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





其功可以及百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聖莫能過之者周孔
 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為民之表也傳曰其在賢者識其大
 者遠者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而仁好學而無志其繁然論乎其然
 而輝然究乎其內以發乎文詞則又辨博放肆而無涯是識者皆
 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其故能識夫遠大者矣雖子何以識焉東
 因其志廣其論以樂請○論總序云種工於為弓而不測其用與
 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為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
 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然儒者學乎聖
 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明而暢之以輔天下之理以死於時
 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若巨父子吉凶生死及凡人之大倫則六
 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揚之徒各極其說而互能
 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著者則難而後則難其前蓋難而
 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即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
 有所不暇者即也文字之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餘焉

曾高夏文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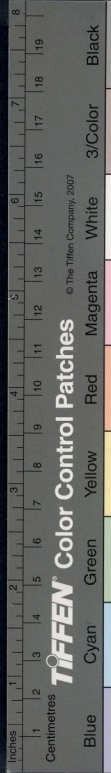
序論
論序

任將
水利
贈剡在序
送蜀宏序
札問新信目錄序
南春書目錄序
王子直文集序
聽之序
上師陽書序
上杜相公書
與沈州刺史書
與尚書李元略
思以聖託身
清孝記
卷侯廟記

則直聖聖之別也昔樂星湯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雖
 者其職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能捨其
 所聖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
 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陽秦韋為顧繆五篇雅子母輕重之法以
 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辨正立方之說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
 忍微若櫛之於髮繼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
 能難也淳園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雖以夷夏讀者罕
 得其真往往就而正焉陸棻之書亦獨有吾儒亦欲傳于其徒也
 ○隋書高祖陸論云堯更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太宗
 之為治也誠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心以租庸任民以
 刑備任段以職學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節賦
 役有定制女農有定業書無經冬輒罷廢事歸於上者要而不煩
 取於下者安而易使民經農之實而兵之備存良有良之名而農
 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存之出不待行之而不遺而治之弊相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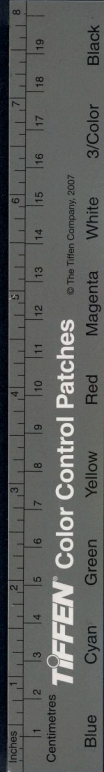
其顯社日以薦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階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
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效為聖王之歲十至數幾者有餘舊行
者有餘賢人自厚已致刑誥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百天下之
志用天下之材必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陰廢之
行說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序序之教阪之先王未
備也駟親行障之間職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
之折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
盛而非先王之行務也夫宗之為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
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
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有宗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
不得與先王並而為稱治之時是則人主於文武之前者摩五百
餘年而一過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一過治世之隆
是亦主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論宗廟云堯舜禹皆立二
昭二穆與宗祖之廟而五箇人祀湯與契及昭穆之廟而二周人

祀后稷文武及親廟而七漢初立廟不合古制至晉祿周官定七
廟之數而唐太祖之室齊梁祖立高齊爾四廟而已唐初因其制
正規立七廟天室祠九室限代以來皆守五四廟宋吳棟張昭任徹
之議追尊祖廟實宜四祖而立其廟用近制也蓋自祿至于高祖
親上之恩盡矣故有四廟之制前世祖有功宗有德不可預為其
數故有五廟六廟七廟之礼先儒以謂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
此古今之文損益之效昭上可考者也○論任將云太祖之置將
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厚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厚其綱而求
其大又其官而責其成夫寵以非常之恩則其感深待之以赤心
則其志固養之以明市之租則其力足小其名而不撓其權則在
位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聘畧其過則財能進久其任而
功利悉自古用特之術不易於大祖兼用之故養士少而蓄刃
多操術簡而收功博也○論水災云周世宗嘗使巨儼論水於所
興儼以謂陰陽者水火之本陰之主治於淵獸水之行配於九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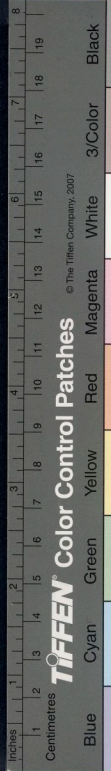
九千七百二十有八歲為浩上之會昧此之時雖有周唐之君不能弭其患者數也若至於后辟狂妄以自率推臣當冒以下專政不明賢不章則苦兩救至際水厚積德宗壬申之水者政也誤以來言災異者亦然然則誠古今之通論。論曆云宿天時以授民事則曆象不可不謹也。唐虞以來尚矣唐高祖有戊寅之曆高宗有麟德之曆中宗有景光之曆明皇有大術之曆肅宗有至德之曆代宗有五紀之曆德宗有正元之曆憲宗有觀象之曆穆宗有宣明之曆昭宗有崇元之曆自曆以后至於梁唐日官之任缺焉。晉高祖始用趙仁範有謂元之曆周世宗用王朴有欽天之曆當朴之成曆也王夔訥謂之曰此曆可且行久則差矣既而果然宋與命屢納止之於是有應天之曆久之又差而苗守信等承詔論定於是有乾元之曆至道淳化之間王昶鄭昭晏之徒乘其疎密而日官韓顯特始定渾儀之器揚文益增用甲子之數皆施行焉。論水利云自史起斷斷曰鄭國鑿涇水李水以匡上之蜀濟

二江之流溪與文翁穿前漫鄭當特引渭莊熊引洛倪寬奏鑿六輔渠而曰公注涇渭邵信臣廣鉅慮之浸自是后王景理芍陽馬鑿鑿鑿湖至晉杜預疏荆之水張闕理曲河之塘宋人引淝魏人引河唐疏甯陵築句城除堰遏之害當代天施長地力衣食元元而足公家之費故三代備會之法看而處時務功此不可不重也。傳海範云其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蓋易亦曰洛出書然而出或以為不然夫天地之大万物之衆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變之不可蓋也人之耳目之所及亦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不能遠也彼以非其所習見則果以為不然是以天地万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為過矣。夫闕下交上言其兩性之成於天者然水導之則行儲之則聚火燃之則熾宿之則壯則其兩化亦未嘗不因之於人也或曲直之或從章之或稼穡之言其所化因於人者然可以曲直可以從章可以稼穡則其所性亦未嘗不成之於天也所謂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者也。曰思曰蕃上作聖



者蓋思者所以充人之材以至於其極聖者人之極也孟子曰人之性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材不能盡其材者弗思耳矣蓋思之於人也如此然而或曰不思而得何也蓋人有自誠明者不思而得堯舜性之是也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有自明誠者思之弗得弗措也湯武身之是也所謂思誠者人之道也然而堯舜湯武之德其至皆足以動容周旋中禮則身之者終亦不思而得之也堯舜性之矣然堯之德曰聰明文思蓋堯之所以與人同者法也則性之者亦未嘗不思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而性之身之者及其成孟子皆以謂盛德之至也曰視曰聽曰思曰明曰聰曰聰作謀者人之於視聽有能察於閭閻之間米蓋之細而不知能於堂作之上洽古之哉者用其聰明於小且近故不能無窮於大且遠也古之人知其如此故則掩蔽明辭續室聰又以作聰明戒夫如是者非塗其耳目也亦不用之於小且近而已矣所以其聰明也蓋其聰明者故將用之於大且遠矣天下至廣不可

以察而能用其聰明於大且遠者蓋得其要也昔舜治天下以諸侯百官而繼之以四岳舜於亂德微無蔽於諸侯百官則論于四岳欲無蔽於四岳則闢四門必無蔽於四門則明四目達四聰夫然故舜禘士氏之上非家自戶然而能立於無蔽之地得其要而已矣舜之時至治之極也人宜有助知者其舜於待人亦豈疑其助已也然而訪問交覆相參以考察而推之於四面若惟恐不能無所蔽者蓋君天下之術固不得不立於無蔽之地也立於無蔽之地者其於視聽如此亦不用之於小且近矣夫然故蔽明塞聰而天下之情可坐而盡也堯欽明文思得於心者也克明俊德有諸心故能求諸身也以胤九族九族既睦有諸身故能求諸家也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有諸家故能求諸國也協和万邦黎民於變時雍有諸國故能求諸天下也蓋於其心以至於身身修此亮之所由克竟非求之於外也蓋於其身以至於天下治此堯之所必見斯民非強之於耳目也夫堯舜之治何為也哉民之從之



也豈哉其所以從之者哉此先王之化也然以是為無法而司依
之官以教之者法也教之者道之以效上之所為而已也養之於
享所以使之講明文之以禮樂所以使之服習皆教之具也使
之講明者所以達上之所為使之服習者所以順上之所為所謂
效之也上之所為故下得而效之未有上之所無下得而效之也
舜為司徒也慎徽五典身先之也然後至於五典克從民效之也
及舜之特舜之導民者皆自素矣故其命契為司徒則曰百姓
不親五品不遜教數五教在寬蓋羣民之不親而念其不順上之
化命之以謹布其教而終戒之以在寬豈迫脅之也哉其上下之
際道民者如此此先王之教也為之命令為之典章為之官守必
致於民而先王之政也蓋化者所以成之也教者所以導之也政
者所以率之也教之無可言言而一斷之也刑言未
有可必率之者也而況於率之無可言而一斷之也刑言先王
之養民而由之必教化如此其益且盡矣而民猶有不率者天下

得不知之以刑加之以刑者非可已而不已也然先王之刑固必
有敘矣民之有罪也必察焉青也過也非然也雖罪大未加之
以刑也民之有罪也必察焉非青也非過也然也其養之有所不
足其教之有所不至則必責已而恕人如是故以民之罪為自裁
致之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必察焉其養之無所不足教之無
所不至不于我攻人有罪夫民之罪自也然猶有漸於惡者又
而家化之日養者則有口勿庸殺之始備教之未加之以刑也民
之有罪非青也非過也然也自也教之而猶不與式我也則其
其終無後心衆之所棄而天之所討也然後加之以刑用刑如此
其詳且盡故先王之刑刑也其養民之具教民之方不知先王之
詳且盡未有可先王之刑刑民者也知曰其以非先王之刑刑
民也○禮記安序云蘇軾余之同生交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
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數千萬言安生携其
文亦數千言厚以饋予讀其文誠閑拙備常善反復馳騁翰墨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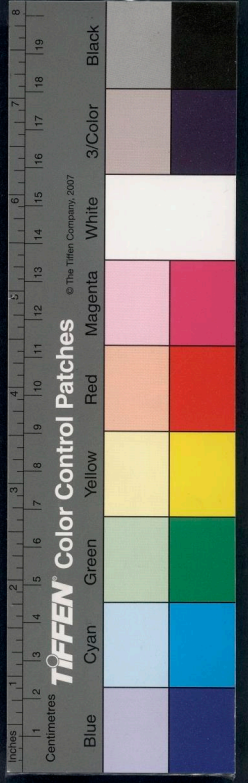


聖而其才力之放縱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奇特起之士而
蘇若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項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
余言以為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乃將以言相求於外
耶？黎生曰：予於安生之季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濶今求予
之言，蓋將解感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
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合乎俗，此余所
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處
為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累薦，詎
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為善，則其愚若
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過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
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
君并斥蘇君以為何如也。○戰國策自錄序云：夫天家始蓋撰其
三十二篇，祭文總目稱十一篇，為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蓋撰其
書正其疑議而疑其不可者，然居戰國策三十二篇，後完叙曰。

向叙此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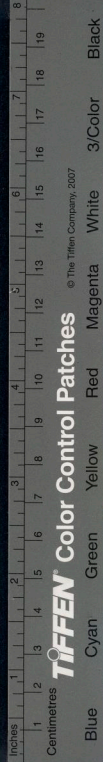
言周之先明教化，循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

仁義之隆，塞所以大亂其說，能表矣。平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與
時君之所能行，不齊不然，則可謂感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矣。二
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特論天下之主以後世之
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當之變而為當時之法使不
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治固異，而其為
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
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
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始為長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
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士，道不一，然不知道之可信而
崇於說之易，舍其說心法，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說之便而
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諱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
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謝其失也，卒至蘇秦兩敵，豫隴長起，李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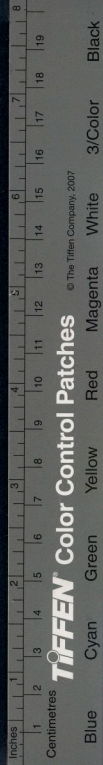
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又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遺訓固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寤用之無微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邪說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見是以孟子之時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經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註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行者一篇今存者十篇云○送趙宏序云荆民與秦合為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鎮守臣不勝任為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益兵詔予撫兵三百發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予接間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食哉何賊眾寡能弱與何予

不能知能知書上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勦乃絕山谷而進其勢非不眾且捷也然而本賊陽者多矣或單軍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如何耳致吾義信雖單軍獨行足以為無事異也張綱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方卒敵焉道重寇耳况約乎耶揚景非存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大守身也明矣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為用易之必易之為前之守者不能此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耶予要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徇時潭吏與旁近郡新力勝敵者暴發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為是而已耶抑猶不免乎為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邪潭守近侍臣使撫規潭者即吏傅士相望為我塗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徇上曰近然書之言乃已試者也昔已試而施諸治壞得人之自用孰為得失耶愚言儘可已乎潭之虐今雖然大中之感通之間南方之憂當爾後夫豈隨於六哉為近臣即吏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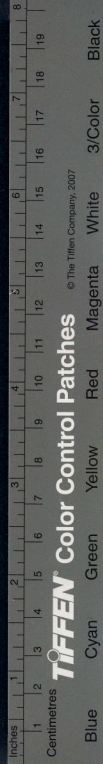
博士者爵得而不忍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梁者曰錄叙云自先王之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訕雖然彼惡時聖人之內教善曰思作善曰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材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實在彼者之不足玩夫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心而不能察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知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誠也則誠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肆之使可化焉鉉化矣則全智之民皆翹之物有特於我者莫不由之必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祖與天地參矣德知此其至也而慮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則吾之道亦

以為天下之正道也故與之為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敬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虞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洽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陳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為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万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逾此聖人所以可謂神矣乎神也者至虛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者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為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万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逾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飽而不足以盡乃事之理道足以為一方而不足以為隨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者乃不可謂妄矣夫率吏者將必明一仁之得失也故因勉之事而為者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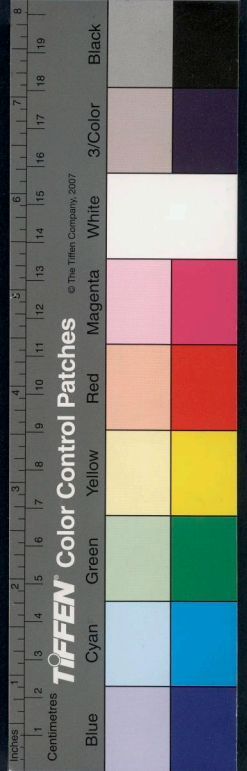
以失以傳之者修知君子之所以誦誦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廢
不以此而易彼也○禮闕新儀目錄序略云夫禮者其本在於禮
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
安有欲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故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
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處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
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入之也若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
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
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
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夫則必改制以求
其當故義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
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禮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禮
之方乃為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趨
屈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二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
興也至其數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值於人不合於用則

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湯然矣之為節至
卑矣為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為法以繼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
犯者亦至於不勝其數豈不惑哉蓋古今之變而俗之便習亦異
則亦要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二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
民之性防民之教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禮之
方也○商齊書目錄序略云將以足非得矣獨壞理亂之故而為
法戒則必得其所托而後論禮於人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
托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質或析聖之不通或說辭之不
善故雖有朱功懿德非常之迹將闡而不章禮帶不發而擣杭崑
猶幾回宛隱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
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又足以達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
知之慮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昔者唐
虞有神明之性有德如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必
為治天下之本體今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跡至備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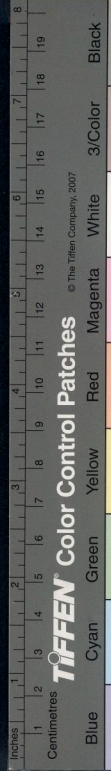
為治天下之具而為至與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功也并
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悉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
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
周万事之理四句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
蓋孰翰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西漢以來為史者去之遠
矣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
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
禮及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者於世豈其所托不得其人故也可不
惜哉○王子直文集序畧云至治之極數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
一言理者鉅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故無二也是少
詩書雖其文數不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
之懷作者之衆也由漢以求益遠於治故孝者雖有魁奇拔出之
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常龍可喜者其衆然足非取舍不當於聖
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生之

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離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
失豈不繫於治亂哉○陳亮序略云古之學者家塾於其有
於鄉有亭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
有其禮凡校有銘盤盂有戒在與有和樂之聲行出有編王之音
無處有雅頌之樂而其故教務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雖退
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皆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此其
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為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
之際力學以力之深思以索之便知其要識其微齋戒以守之以
盡其不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
哉噫古之君子其後之於內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
君子所以發日而自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旨之有素閑之
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
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
心而使之化昔舜命夔夔樂教胥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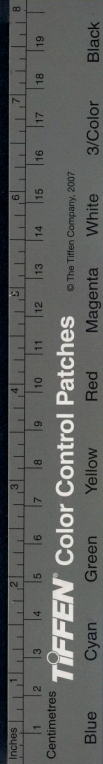
而無後則廢者其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
容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此所以
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送丁璘序畧云古之世有序有左
有誦交之適有上同之論而賞罰之施於鄉屬於天下為教之詳
至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則皆得行其教有可教之質則皆可為
材為良故古之賢也多賢之多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
官之選咸宜焉獨千里百里之長哉其為道豈不約且明其為政
天下之材豈不多哉其豈有勞於求而不得其人密於法而不勝
其弊者今之患哉今也序序師交賞罰之法非古也士也自聖人
之道欲推而散於鄉於天下則無路入焉愚也則愚矣可教而堅
者率誰教之哉故今之賢也少賢之少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
倉廩選官之選常不足其人焉獨守令哉是以其求之無不至其
法日以益密而不足以為治者其原皆此之出也○噫矣豈而不
更也○上歐陽書畧云夫世之所謂大賢者何哉以其明聖人之

心于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下其口謂之身行之以其
驗者又書存之三者必相表裏其仁與義焉也然橫天地冠古今
不窮也其間與魯卓也然軒士林獨霄雲覆而風颭馳不浮也則
其謂之夫賢與魯峻善高夫詩書所稱元聞官矣夫道之難全
也周公之政不可見而仲尼生於下文之間無情無位存帝王之
法於天下俾學者有所依歸仲尼既沒析辨說詞騁駕塞路觀聖
人之道者宜莫如孟者胡歸四君子之書也合是謂天德之既沒
雖登其域廣開其術使聖人之道復明于世亦誰主哉定世學者
除廣備以誇罔增刑法以趨懲折財利以徇的者則有聞矣仁義
禮樂之道則為民之師表者尚不識其所為而况百姓之愚豈乎
聖人之道漢口沒也其不絕者一髮之係于鈞也精矣哉然命
世大賢必仁義為已任者焉能救而振之乎○上歐陽舍人書畧
云夫主之於賢知之未可以已也選之不可以已也聽其言行其
道於天下然後可以已也強聽其言行其道於天下在其心之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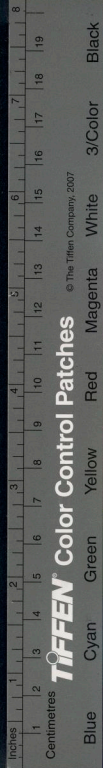
且果也其心踴躍既然後可以有為也其為計雖遲其成大效於天下必速矣其如此矣春朝夕出入在左右而不使邪人庸人近之也朝夕出入在左右侍臣之任也設復之其可也昔漢殺蕭望之是亦有罪焉宣帝使之傳太子其不以聖人之道導之也則何賢望之也其道之而未信而止也則望之不得無罪焉為太子責備於師傅不任其責也則責備於侍臣而已矣雖鞭而動其可以已也歟今世賢士已知而進之矣然未免於庸人邪人雜然而處也於事之益損張弛有矣焉不辨之則道不明肆力而與之辨未必全也不全則人之望已矣是未易可忽也就其所能而為之則如勿為而已矣如是其主心通且果則言未可望聽雖未可曾行於天下也尋其本不知愚人之法爾不可少有礙也○上蔡學士書畧云擊嘗靜而天下之事矣以天下而行聖賢之術不古聖賢然者否也然而古今難之者豈無異焉和人以不己利也則怨庸人以已不及也則怨然且愚則造歸以行其間入事不端

其然則賢者必疏而殆矣故聖賢之道往往而不行也東漢之末是已今主上至聖雖有庸人邪人猶不入其間然今日兩府諫官之所陳上已盡白而信邪抑未然邪其已盡白而信也尚懼其造之未深臨事而差也其未盡白而信也則當發進而陳之待其盡白而信造之深臨事不差而後已也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謀官乎○上杜相公書畧云夫宰相者以已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於天下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輔良宰相者無異焉知此而已矣閣下為宰相當是時方人主意於致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壘者相繼而進雖逐於朝邪者惡之庸者忘之亦甚矣獨閣下奮然自信樂海內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於是與之佐人上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幾三代之學雖然紛紛而疑且排其議者亦衆矣閣下復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旋上下執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者非閣下其誰哉使克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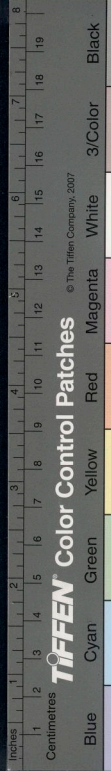
所極立功德可勝道哉○上元資政書云夫學者之於道其處其
大要之難也至其胸明消長弛張用舍之際而事之有委曲哉微
欲其取之於心而無疑發之於行而無擇推而通之則萬變而不
窮舍而言之則一發而足是難也難如是故古人有斷其志雖各
合於義極其分以謂倫聖人之道則未可者自伊尹伯夷展禽之
徒不免如此而孔子之稱其明人曰德行文學政事言語亦各務
糾彼其於天下之選可謂盛矣然獨至於顏氏之子乃曰用之
則行舍之則藏是所謂難者又矣若輩之鄙有志於學者常懼乎其
明之不逮其力之不強而事之有不得者既自求之又欲交天下
之賢次輔而進其廢棄羅既以持其志養其氣者有矣其臨事
而忘其自返而發者得已哉又懼乎陰弱其心以至於若而無所
要發也嘗聞而論天下之士豪傑也世出之材數百斗之間未有
盛於斯時也而造於道尤可謂宏且深更天下之事不可謂詳且
博者未有過闕下也夫賢乎天下者天下之所慕也况若輩者哉

故願開議論之詳而觀所以應於事者之失諸廢處哉自竊以得
其所趨得者此筆之心也○予拙州知州書卷云士有與一用之
士相參錯而若其衣服飲食語默作止之節無異也及其心有所
獨得者故之天地而有餘歎之歎堂之端而不遺望之不見其前
躡之不見其後屬乎其高深乎其深輝乎其光明非四時而信非
風雨雷電霜雪而吹溢淫潤聲鳴徽厲則之子公知微官而不為
泰無匹天之勢而不為不足天下吾願方世吾師而不為大天下
吾懷萬世吾具而不于賤也其然也豈獨於然而于然也然而
為諒哉豈沾沾者所能動其意哉○搜王介甫書畧云比賢書以
謂時上小有寒寒而誇說已紛然矣足下無怪其如此也夫我之
得行其志而有于於世則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父然後乃可
以于治此不易之道也蓋先之以教化則人不知其所以然而至
於德善而德業雖有不肖不能遠也待之以父則人之功業善業
之實自見雖有幽隱不能掩也故有斬磨陶治之易而無披致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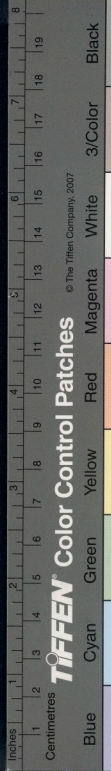
切之難有惟徐忠篤之純而無偏驕偏狹之苛已之用力也簡而
人之從化也轉惟自不從而俟之以刑者固少矣古之人有行此
者人皆從而恐不得歸之其政已燬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見之而
豈至衣諺且惡哉今為便如此彼傳古人之治守不易之道先之
以數化而待之以久誠有所不待于我也以吾之無所於歸而不
不有焉 於此則結以心乎於其羣者徐徐乎於其黨者其亦庶
幾乎其日也雖及不然先之以教化而遷改責善於人不待之
於久而應款人之功罪善惡之必見故世故操功之法用而怨忿
違尚之情生偏驕偏狹之執行而謬謂告劄之害集已之用力也
愈煩而人之歸已也愈甚况今之士非有素厲之行而為吏者又
非素擇之材也一旦卒然遽改弊之以法豈非左右者之誤而不
為無咎也哉則誘怒之來誠有以召之故曰足下無怪其如此也
○宜黃縣李記畧云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隨身
總國家天下之大牀皆自李出而無斯類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

召服者必使其合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
而得之以積久德向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初之成則
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求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
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詩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
力也哉○南軒記畧云君親聖人指意所出以法疑解嚴賢人智
者所稱事引類始終之樂以自厲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怒行之其
也故趨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求於內者得其時則行
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時則止後也然求行其道者
亦非也吾之不足於義或愛而譽之者過也吾之足於義或惡而
毀之者亦過也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與人者眾則吾
之所容者雖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近而易知而所任者可
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堂間餘夜翫觀馬以自進也○思政堂記畧
云夫接於人無窮而使人善感者事也推移無常而不可以拘者
時也其應無方而不可易者理也知時之要而因之思必然之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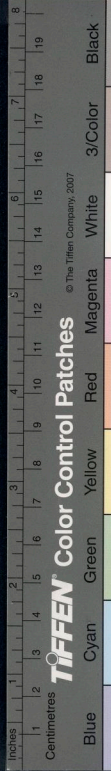
而循之則事者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感而易治也故所與由之
必人之所安也所與之必人之所厭也如此者未有不始於思
然後待於已得於已文書賢納誠訟而心乎然及其已得矣則
無思也已化矣則亦豈止於政哉○新是許畧云為後世之吏得
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而為最甚故哉凡器之政無
小大令主簿皆獨任而其事委實當有所歸縱緩急不能一斷以
法參治而繩之則其罪固易求也凡有所為問可不可於州執一
而適之則其勢固易拂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撓故為之者有以得
於州然後其濟可發也不幸其一緇絀與之拂則大者求其罪小
者撓其勢將不遺其力矣矣之不能自安豈足道哉殿有不與其
擾者乎方是時也而天下之能忘其勢而好惡不更者鮮矣能忘
人之勢而獨立不倚者亦鮮矣州有其強以取威鬻其弱以求
免其背已又其俗已成之後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於州其亦不
可以必也則仕於此者欲行其志豈非難也哉君子者雖無所處

而不安然其於自處也亦嘗不擇仕而得擇其自處則縣之事有
不職任者豈可謂過也哉○清心亭記畧云夫人之所以神明其
德與天地同其變化者夫豈遠哉生於心而已若夫極天下之天
以窮天下之理於天性之在我者體盡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則
万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虛其心也万物不能
累我矣而獲乎万物與民同其言立者亦未嘗廢也於是其法藏
之該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齊其心也虛其心者極乎情微所
以入神也齊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循其
身治其國家天下者可知矣○張侯廟記畧云夫精神之極其中
之無端其測之其難而尊而信之如此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
彼有接於物者存乎自然世既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而廢之
亦理之自然也聖人者豈用其聰明哉善因於理之自然而已其
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辨足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
古之有為於天下者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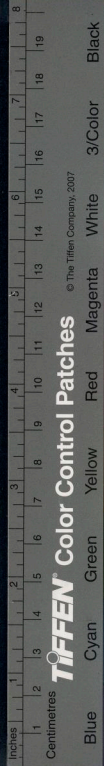
有能窮其一也者必謂靈益較日小人以為神者以歿乎世之
不盡在乎已者而聽於人不盡在乎人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
之為理者信然則過矣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坐於其所感也
○尹公專記畧云君子之於已自得而已矣非有得於外也然而
曰疾後世而各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已外有
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已外有
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為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筠州
李記略云周襄先王之心懷至淡大藝出於秦大之餘上季於百
家之後曰道德者矜高也而遺世用語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
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詭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
之學以其私見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多者靡然溺於所
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楊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
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皆隨故

廢於禮義及其已衰而縉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聖
教而安稱倉房者未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不忍不
敢迺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求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
迄于今士乃有特亮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應後之學者世
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已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禮
務之非近談政理之休而知法古之非道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
簡其所知者若此此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
衆也故因易得朴之俗微而路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
地則廢廢廢耻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
及於虞也夫所聞或國而由義甚高與所處有餘而其守不足者
其故何哉餘湯之士察季於錡閭故不得不篤於自脩至於漸磨
之久則果於義非偷而試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
所至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
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敬自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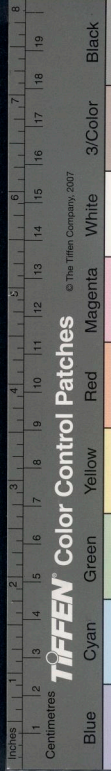
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各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
○正齋陳氏堯舜論云風俗之變聖人起之也故夫聖人有所以於
天下者必有所病於天下火之伏也噓之則然弱之則多猛獸獵
於山其恐而卑也必或驚之其貪而殺也必或誘之夫天下之機
心豈之禁也猶大而易變也猶猛獸聖人之初蓋不急於立而震
之也茲非其材之不足於立而智之不足於慮也如是可治矣
則亦無好於有為也夫如是可治矣而好於有為者皆起於憫
其所不能而求工其難聖人性不求大工也則雖有所運焉若果
缺焉若偷而弗改于已愧是聖人非惡大成而因遲之也而憂其
成之速而弊也非惡夫備而固執之也而憂其備之極而巧也吾
力足以成矣足以備矣而專取焉以為名則風俗之變巧日益滋
弊日益亟而後之人必有不可支者矣惟已之快而後之人無繼
者聖人不為也故寧有屈於其名而推其餘以及後人昔者觀書
至於堯舜嘗不感之也哉工之欺堯知之矣而去之不少時四岳

帝崩堯曰不可而岳猶曰試終堯聽之未嘗也終用而元成則堯
之責也矣辭而堯不加夫知其欺而縱之不若未之知猶彈也責
之死辭而難之則是有辭者莫得而詰之也然則宜去弗去
宜責弗責亦奚以乃天下者嗚呼堯非不知其死以乃天下或者
將有以議已也而犯人之議也弗恤而且安之惟憂天下之變而
不敢震之也一傳至舜四凶之若諺之十六相之未率之夫
欲大者難擊而新進者易疑舜奮焉擊人之難而進其所疑動之
必其所未嘗而收天下之權而天下德其謀之上決而決其率之
之驟而驟斷天下之撲於天下意詳天下之法者辭也而斷天下
之模者亦辭也孔子之論堯舜曰大哉堯之為君君哉舜也蓋思
堯也夫其嘆舜也夫○論成湯去聖人而有所立也猶懼其天下
之變也聖人而有所愛則不趁天下而評之也已矣凡人之情弗
堪於尊卑貴賤之揄貶後於人而榮於上辨未嘗不欲一快而逞
也而聖人子之礼于之法礼之可愧而法之可畏故天下不忍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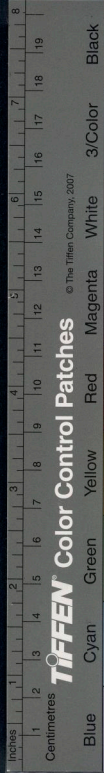
上之尊而憐其嚴雖然禁人已詳而人情不自勝猶畏其情而至
於莫狎而至於無所忌也而聖人又將易之而自肆乎其外動天
下之兵加諸其天下之君而曰吾亦亦於聖吾身祭之吾身犯
之則天下焉然弗顧且至於大亂亡日矣聖人憂焉曰道之在
下甞之而信愚之而尊故為之明以易天下之見而道信為之
以難天下之知而道尊信以行吾道之常而尊以備吾道之變必
吾知其明也卿士吾知其賢也庶人吾知其公也素之實之探之
治法而謂之下者果何取也見獨而未李議控而未固心失其明
卿士失其賢庶人失其公下一施焉則獨者字推者固故也也卿
士也庶人也為之明而也為之幽吾取焉而用其自神之機而
儒之曰天天之說行則斯民也動於其所不測而安於合相之所
未嘗意其固然而忘其前日之所不可其見聖人也天而不人而
見其君也獨夫而不君而後禮法可以死廢吁天之說所以愚天
下之耳目而齊禮法之能而聖人病矣蓋嘗論之當周之衰諸侯

之機極冲尼欲繩之而位匹夫也以匹夫之位而繩諸侯之是
其名日益儲春秋之依於是乎晉王陽微加其所不可如於天子
而託之天冲尼欲加其所不可如於諸侯而託之王吁於是以為
聖人病也○論文王云天下之難極於文王文王之心見於易古
之聖人迫之而後應求之而後得者吾聞之矣迫之而愈不動求
之而愈不可得者吾未之聞也於此得文王之天且天下之不可
謝者時也萬物之不能逃者數也日之夕也月之晦也靈之
朝也歸水之春也泮其時至其數窮也固也彼天之雷獨何為其
然耶方一陽之復五陰之剝也以理推之陰猶枯其盛而不却以
陽陽獨有復隆之勢而無忌於陰剝復之交則陰陽之相戰也雷
之擊宜先於陰陽之戰而乃伏其聲於杳冥無用之表勢跳跟叫
號之物於不食不飲而不病以死之中又健而臨進而泰凡天地
之間風之披雨之飄形不能自藏氣不能自秘而雷猶偃然文王
取焉以重易之復而微其意於繫之辭曰出入無疾朋來無咎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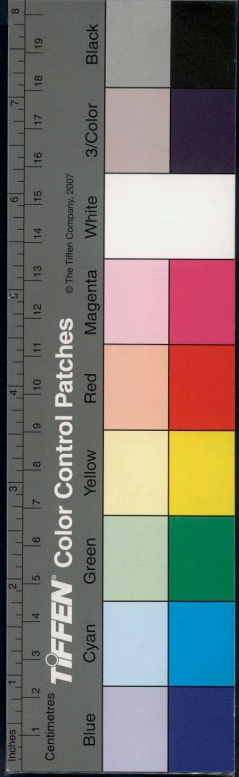
彼之數也宜出此之時也宜入天下之勢又方來而不容御從而
為之則於道虧卻而不為則於民病出入之交必有受其傷者矣
犯出入之機而不傷雖明來也而可無咎惟湯之復也有之故用
其至神伏其道而繫其民謝適至之時而逃晚媚之貌意禹不能
避誣歌訟獄之歸湯不能使後者之無怨故禹而辭歸者弗受之
也則天下必以為其湯而不伐者弗恤之也則天下必以為忍夫
使一人而有異禹之言而後禹從而聽之則人將以為禹為要已使
一人而甘忍湯之言而後湯從而為之則人將以為湯為要已夫如
是則雖天下而不可以若是故禹不敢異而後天下安其湯不敢
忍而後天下安商周又王也表其明於虞務質成之後而避禹之
所不能避以質之婦人慈王室之如燭而無異心而使怨湯者
無敢怨避禹之所不能避使怨湯者無敢怨而殺其身焉以臣事
商迫之而不能動求之而愈不可得而天下之民卒立武王而君
之曰西伯之子也而不自其要我也其厲我也意禹湯猶人也文

王其天哉○論武王云聖人之始為天下也同之而已矣而利
捨喪之也其次則廢之也巳而未始喪之也又其次則愚之也巳
而未始廢之也媚天下焉以利而厭其心而幸其不叛而聖人之
術蓋至於洽周而已窮嗚呼亦其風俗之世薄也古者君近民以
寬而民而待君以嚴故聖人之治簡而有安而無怨天下之情亦
怨而暇命咄偷而無怨是以堯舜之於天下取之不謝捨之不請
黨然受之當時不怪其無政之獲歸然釋之亦不尤其為是苟異
也自商以來上之心不固也以懼下之心未寧也以疑夫上日以
懼雖欲有專高而不敢肆意以為下日以疑則少有不嫌於其中
也巳漢而綱繆於其後聖人遭風俗之會亦因以其術維之而已
幸而使於洽今則雖欲晉禹以資後人亦不可得吾於周之治蓋
悲武王周公之君其已甚而出於其無可為而論者曰是其所以
為能亦惑也已孔子論商民之敝曰蕩而不靜勝而無耻周民之
敝曰利而巧文而不勳嗚呼盡之矣武王之所以懼兵而自疏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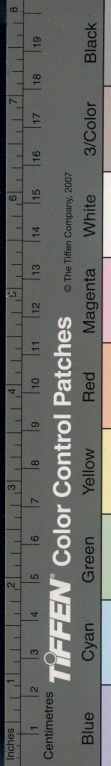
非忍歎財發粟以致其愛多其文章網終其禮樂以調伏其怒蓋
皆治之以歡楮之以柔以鎮其靜而滿足其無耻之俗之心而其
動也則利而巧雖歡之而不德也文而不慙雖柔之而不情也則
雖有武王周公者承之天下日不可以復治况乎其無武王周公
者承之也子貢贖人不受命孔子過之曰曾自是不復贖人矣以
賜之賢贖人而不利焉宜好名之趨也而遂至於不贖何也天下
之情惟期乎已勝也不可以復加者則亦莫之勝也已莫之勝者
無繼則曾之人不贖也罪矣因之遂其所以不可勝者是其所以
不可繼也○論伊尹云人心之疑天下之口以辨馬不辨也而
惟一無心者足定之均千金之產雖其父兄不敢以意屬諸其
鄰二人之爭必塗之人曲有之而後釋盡無心者天下之所信而
自固也昔者湯之仁天下之極所衆矣雖之不仁天下之讎之者
亦衆矣彼其德湯而讎然也則湯之與天下必以為是而其伐桀
天下亦孰以為非雖然或者是其所德而非其所讎天下之心猶

有也何者天下之人固有不忍思湯以自便而雖彼桀之虐必
有不敢怨焉者在也且夫君臣之道甚明而理亂者勢之常數則
幸國之變而易其君又仁人之所不為嘗有天下而無仁義之人
也哉天下而有仁義之人則湯之仁也吾將以為固雖然之不仁
吾亦安之於無可奈何而必不忍德湯以叛君不敢以桀棄而
不之臣也夫使天下之大有一夫惻然乎湯之不忍歸而後然乎
桀之不取去則聖人所不取焉此伐夏之師所以至伊尹而完
也彼伊尹者耕賦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者也桀之暴也不如湯
之聖也不聞彼其心何嘗利湯而病桀哉湯三聘之而闕然而應
應之桀者五反而耕然而適則其心又非欲與湯而亡桀也夫其
不願之也而又非欲亡之也而至於醜惡而不留夫其不利之也
而以非欲與之也而至於難言而不辭然則桀誠不足以為天下
而天下果不可以無湯夫然後何之不敢者恃以自決而不忍者
亦以安而湯之伐桀天下始安然無疑孔子序書曰伊尹既醜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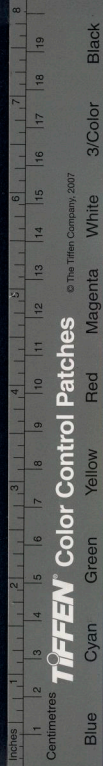
夏商歸于堯伊尹相讓伐桀伊尹雖湯亦無以自信於天下也
哉周公之東征邦人有觀之者周公曰民軻有十夫焉之也而後
邦人無異議蓋嘗論之以湯伐桀猶伊尹以信以周王伐商猶
假十夫以信故夫湯周公有無心之實而伊尹十夫有無心之形
與聲徒實而形與聲不侔焉而動天下之兵者三代不為也嗚呼
而况乎其實之侔亡也○論周公云武王之封武庚也存商之仁
也固存商之仁也亦安周之心也以人之臣履其君而取其天下
雖盛德民之不疑者蓋寡而重棄其孤弱焉其煥而覆之祀民心
之疑不鮮矣民病而不解天下不可居也故夫封武庚亦安周也
吾行仁而不失其自安之道武王之計得矣而周公從而殺之周
公之殺武庚非武王之意也聖人之為不如是其甚也元殺其父
窮殺其子人則曰吾固疑其非利於商也其號曰存之而固將徐
絕之也武王之繼商不情也周公一誅而被武王不情之名則周
公之心豈安焉呼周公之誅管叔其諸以謝天下歟且管叔非叛

周也叛周公也武庚則叛周也非叛周公也管叔之罪私而武庚
之禍大蓋武庚畜未逞之謀而殺管叔之際管叔不勝其忿以成
武庚荷周之勢則周公之致乎于武庚而寬管叔之誅也豈可何
至於戕其兄嗚呼周公之誅管叔其以謝天下也武庚叛也管叔
亦叛也周公而施於武庚而置管叔是情益於親而後獨行於讎
也叛均而罰異則天下偏周公之刑矣偏周公之情則不情武王
者管叔不及殺也是故周公卒忍於管叔夫周公而猶忍於管叔
則非甚於武庚矣天下無其周公之辟而後無疑武王之心較周
公能公其身犯戕兄之不祥亦不繁其君父以弗利商之謗悲夫
其仁於君父也夫昔者帝舜誅四凶人而封其欲殺己之弟而天
下咸服石碯殺州吁而其子厚君子曰義蓋象不濟四凶之惡
則雖可以私厚與州吁之謀則石碯不得不公也由此觀之管叔
無連商之罪則周公可以無誅管叔之無連商而可以無誅周
公歟也雖然吾亦悲周公之未有以處武庚者○論秦云秦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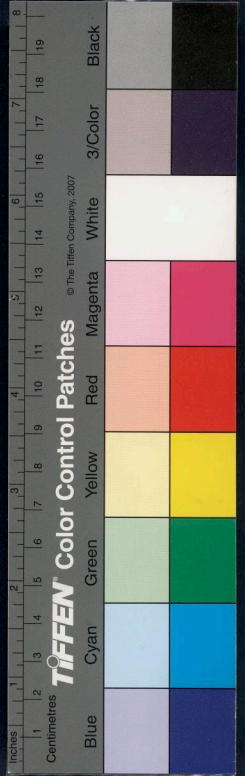
六國之民也嘗觀太史公書至於楚人泣涕於懷王之卒趙人死
不帝秦則其冒闖於不仁之端諱所以併天下而馳於臣之也知
此一旦以六姓之遺黎無故而屠於不仁之秦則夫吳雉蒙倅之
士繇怒者滿天下也而秦之有治過尊居民過卑而天子至於不
可指而民至於不得言笑夫自屠過尊而天子至於不可指則傲
然孤立而其勢甚偏居民過卑而民至於不得言笑則窮而無所
告訢彼以其怒於秦之不足服也而又隔之以無所訢之勢則聊
然視其孤君何畏而不仕秦秦之所以自威乃所以自孤也歟○
論項羽云昔者齊侯不殺楚文王而楚卒滅鄧楚子不殺晉文公
而晉卒敗莒項籍不殺高帝而漢卒誅項氏志士至今惜之嗚呼
必殺其所忌而以得國則安知天下之禍將不由於其所不足忌
者哉夫變之來也無常而災惟得籍其伏也無常而計取也必不
則不可以過定矣惟籍築其伏也無常則形察而計取也必不及
是故諱於楚者有法外之虞發工於謀者有街中之隱禍詩曰魚

網之設鴻則雁之網以同魚也而顧以得鴻天下之事又馬用專
於其所圖而淮怒焉以逞哉故先王無盡敵之術而有無敵之仁
非其法寇之為虞而惟連寇之為懼蓋以吾惟致力焉於此足矣
而掩詐以墮離而幸其不吾覺則亦不敢分也彼范增有激羽之
暴徒欲擊漢於一擊吾恐項氏之憂不在沛公而在則版之間也
○論范增云高祖畏范增幾為所禍者救也沛公在豈真足以帝
楚者哉君臣之間非其相濟不足之患而惟其相正以裁其過之
難項氏之勢惟其暴也力疲於函戰勇衰於虞運而恩信失於好
殺是錐羽之所以取亡而增也又左而夾之尤御奔馬且疾亟馬
汗而不知止以極其速至馬有不敗者哉是故垂父未去楚亡兆
笑而者其說甚蓋則其求國易與也蓋嘗論之羽雖悍戾尤有可
感而入者彼城外黃而愧於合入而之一言激怒大公而悟水項
伯之微諷則戮子嬰弑義帝斬彭生發秦之亡萬眾臣父也不可
以常試禍之耶不惟不覺其害也且觀其始末觀羽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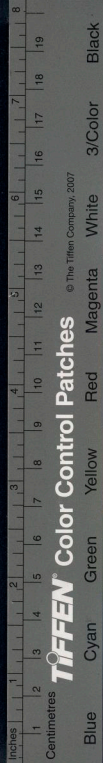
急攻之外無異策是所謂以火濟火也使增之前一行而楚果亡
漢則羽又一秦也增又一商執也天下豈能久於楚也哉管仲相
桓公桓公丹內而管仲亦三歸桓公死五公子爭立齊亂於累世
君子曰齊之亂管仲爲之也仲不約公以禮而欲其淫君子咎其
亂齊况增怒羽而虐其民則斃楚之咎非增其誰歸陵之役死父
子不飲戰蓋憂厲公之侈將以全晉也高帝之所以勝變蕭何留
侯全之而已其遷於南鄭留淮陰自王帝有所不能忍者向微二
子幾以怒敗而增則欲取攻怒以就懼悍之頭羽豈所以全羽
者乎凡血氣盛於年少而志盡殘於更事之不多增以垂水謀楚
而暴不戒籍若其尚壯於將九馬焉是雖高帝之所畏吾意蕭
相國留侯未嘗不笑其謀而虐於其畫也哉○論張良云夫人惟
有所愛也而後有所懼不其誠於所愛而視天下無以易此也是
以不可奪然苟有天下之所可愛者而甚於其所懼者以動之亦
將忘其中而忽變其初向者所樂則天於彼也高帝之立如意也

唯愛而已矣愛之入於內也因而視嫡庶之說未焉耳雖然以高
帝愛戚臣豈能愈於愛漢耶且其始也以爲如意之賢是以嗣其
位而惠帝之弱不足以堪是以有廢立之謀蓋其謀生於爲天下
之公而成於女子之私於此也非有天下樂於歸惠帝而弗順於
如意之形以觀之而折之以其未爾之說求攻其既固之心則亦
甚疎是故叔孫通之徒力爭而不可得四皓一待太子以安嗚呼
妾之以不爭之便而示其利於無意之地若留侯者亦巧於悟君
也矣趙款以長安君質齊太后不可大臣強諫太后益怒左師觸
龍以王趙之福一說而行天以質齊之辱而可以博王趙之福則
雖婦人猶忍小以就大彼高帝以艱難辛苦僅得之天下而其人
安於太子亦必不肯棄天下之所安而付之於其所愛而不保其
不危故曰留侯可謂巧於悟其君者矣○又論張耳陳餘酈食其
云圖天下者自有天下之勢藉人以為外援則不足以自固矣而
陳餘張耳以立六國之說薦之楚涉以弱衆酈生亦以其謀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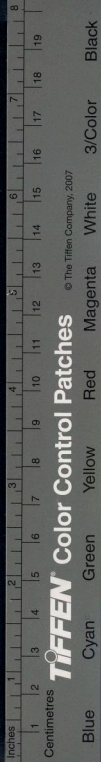
漢高以捧楚于書生之陋知此哉夫六國之君亟用其民而剝肉
之卒不能守一折而入於虎狼之秦天下之若六國者不咸秦也
知秦之可亡而不知六國之不可復其術固已拙矣况夫六國之
後而能信其民果不為陳劉之憂也哉盜主人之金而寄諸其鄰
責其不吾歸不可也以匹夫謀人之天下而又借助於人是更生
一敵也以項氏之強靈樞王字列置諸楚而王之不保其不叛楚
天下既漢高帝刑白馬以封功臣其溼也然環視而爭衡者沒
高帝之裔而不絕孰謂捨攘之際慮之以掎角而能使之不吾敵
耶嗚呼將以什敵反以滋敵此書生之論圖天下者不為也○論
韓信云世之君子蓋有患而被戮者矣然未必皆其不察之罪而
或者亦自取也夫可察之形身則彼信不足自守捐忘之際開
則徒無不引以自蒙是故君子之善處也必先有以固人之心
以自固其身韓信不納武涉蒯通之說其忠於漢也甚矣而卒執
於高祖天下悲之信有以來也信之王齊也豈不知夫高帝之

情出於勉強而獨無以堅漢即武涉蒯通之說信之計可以宛策
公懼天下之議而私不失為一己之謀者二子之計也而信失之
嗚呼其幸為法擒叱宜哉或曰雲夢之倍信嘗斬鍾離昧以說矣
而卒不鮮則信徒為是忍也是不烈矣然而陳大亦已晚矣惜也
此計不行于二子也○君臣之際非天下之人有以自全而上之
人亦有以全之者也大凡及側生于猜嫌而離隙開于讒慝之口
當是時也取之則危捨之則私彼其謂莫若全之以固其交是故
有所曲而予之也以竟其歡有所寬而示之也以弛其怒陽浮而
厚之而陰奪其所歡是所謂借信以窒疑緣公以賂私頃古之君
子亦不察何也蓋負不察之罪者豈非意之幸縹欲淫之怒者
不爭之便此固人情之所愧以死也吾觀高帝諸將其方介可以
義聞掌繁可以禮固者獨韓信一人也而靜莫之全卒以戮死非
夫信有以取之而帝亦若無顧信之為者君子是以憫信而甚漢
高也且使或者之告信也帝察告者以歸誠于信上列人也吾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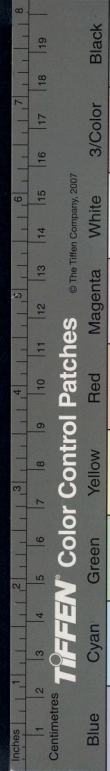
其隄死矣而何至于謀計以表信而使之自危然則帝之心亦無
信矣夫或曰彼諛信者忠漢也帝而殺之無乃害賢而崇讎此景
帝所以憊于昆錯也錯旣死而足禁不弔則辭者候勢而信亦必
逆焉乎是未達乎輕重之權授鼠忌器而愛牛者禱其豕何則小
固不可害大也款以全信則何愛于一人况信之友未有形而七
國之兵已西向告信者未必不誣而錯則朝廷之謀主也却告者
之誣以安未反之大將執與誅朝廷之謀主以說叛國哉孟子曰
為政不雜不得罪於巨室傳曰從政者有所及焉以取媚夫得罪
于巨室者以其昵乎小也款其不宥罪于巨室則亦有所不愛于
其小以安其大是故友馬以取媚者以安大也吁將以安大也雖
媚可也而何必行詭以危諸將之心乎○論韓信黜布云世之所
謂英雄豪傑之士不于其履常居易者見之也臨之以无故之辱
而不怒加之以非望之尤而不怨然後可以見天下之英雄豪傑
矣大凡立天下之大功者對於天下之大變者不能勉出而能安

於天下之大變視之若无則天下有不定辨者矣何者獲垣塗而
遇鎗澆不能失色而走無因而見夜光之璧鮮有不拔劍而
天下之事惟出于人之所不虞者易以亂人也揚子雲之寂寞也
一憤而投閣謝安之間暇也一喜而折屐人之外事不于其卒然
之頃者規之亦何以見其乎哉世多言韓信黜布同班一杯序規
布之歸漢一不如意則大恨一蓋所望則大喜而信以寄食之貧
饑下之辱電救治粟之不遇一擢而拜之登壇之將受之而不盈
居之而不顧雍容暇豫決楚漢之雌雄於談笑之間嗚呼布之所
以止于布而信之得與三傑之列者此也布豈信之匹彙傳伍耶
○論曹參丙吉云嗟夫小人之情最不可使之無所顧也小人而
無所顧則其心每扭于為惡而發于犯天下之不義忿戾而不可
解而無復君之怨已故夫疾不仁者不可已甚而惡上者不可大
明是非為是姑息也猶將有以全之也彼小人之為奸也亦非不
知負天下不美之名而有以求君子之所不赦也惟自知其負天



下不美之名故斥之則猶有所愧暴之則不自惜知君子之不赦
已破寬之則無戔於自新急之則境其自絕之志為君子者不能
少忍以徐伺其變而鍛鍊桀桀之以給其更安則小人之無所顧
也其罪豈專於小人哉亦君子者成之也古之君子之用刑也固
以懲奸也然可以懲可以無懲可懲而不懲所以長亂不可懲而
懲亦以長亂周公之制酒誥也于周人之聚飲者杀而商之工酒
于酒者姑教之勿殺何者有可懲之罪而無受懲之情者莫若宥
而勸之以仁也曹參承秦之弊而以擾獄市為深戒丙吉相宣帝
之刑名而不按賊吏嗚呼安得寬厚長者如斯人而与之共論周
公之意也哉○論叔孫通云古之治天下者嚴於禮而寬于法后
之治天下者嚴于法而寬於禮嗚呼亦各求世之安已乎古者天
下之民皆閑于周田曲柄而無病其耻知止于其分而非敢求過
是故天下輕於自治而重于自棄夫是以便禮之時而宜法之簡
是問也禁人者已甚而人情不自勝也禁人者已甚則人將若其

苛而情不自勝其勢將至於蕩焉而弗忘故凡說甚苛之禁者豈
弗忘之情則數天下之禮者激天下之罪也故能有所畧於禮而
復有所不赦於法使夫庸人可以勉强而弗過無至於干誅而
者入於刑則莫不有定議嗚呼民敵之矣則君子亦固不可不如
此也夫子作春秋削人之惡去人之氏絕人之族其嚴也然不盡
以周公之法繩之聖人所以不盡繩者惟不勝誅也吁世之君子
如之何其欲羊三代繼絕之文以過望於久散之民也由是觀之
禹祖制禮欲度其可行者叔孫通亦採秦雜統寧有所闕焉而無
取極備則亦更寬而已矣嗚呼惟無至於止下之亂而足以便於
民是亦可矣蓋求備於民而重其罪戾者亦君子不為也○論周
勃汲黯盧光云事有出於異天下之常者不幸而有豪傑之士出
能而為之鮮不以謾夫世之妄庸者也何者之其器而喜為其事
未能其心已逐其所適以誤之也已矣李廣不擊力斗而將有廢
之才可也他將而為之必失律敗食野高而不死舉世曹公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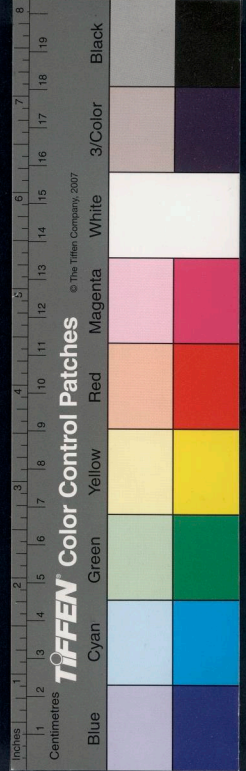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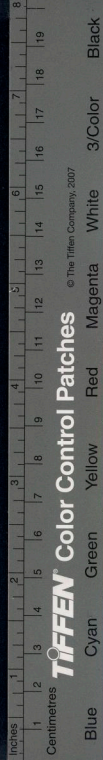
已強而委重者皆遠器之道也古之君子有餘不敢盡制行不以已宣非與蹈天下之常以無誤人也哉世之論者皆曰周勃之安刻靡尤之立宣汲黯之憚淮南皆以無等得之士亦奚貴夫學吁與鑿婦屢而不乱柳下惠所有能也魯男子而為之則必以自汙切莫若以吾之所不可宰批下惠之可世之君子其亦以吾之不能等三子之所能也哉毋自陷於漢夫之倫無術不遜自取大戾以為天下戮也○論賈誼云天下之事鮮不徇其才之不足而才之不足猶強而為之者皆其中之定論不立也夫是以眩於其名者而誇其實談於其利而夸其害瑚璉之器千金之寶也畜千金者所得之然能得之也而藏之不周或者盜之矣能藏之也而御之不謹或者傷之矣其藏之也周其御之也謹是亦可矣雖然房有焉而已矣奉之而趨吾懼其足之蹶也負之而馳吾懼其馬之佚也則愛器者不可以輕何者誠不敢試其所甚愛於其所未安也至於治天下則輕動之吾不知夫蒙治天下者而專於愛

器也是故古之君子凡其所欲立必有所甚便也蓋有所畏而毋有所藉蓋亦所愛者大而實重方焉於其力之所不堪而求感乎天下之可否是以未嘗一日出其定論之素而圖功於文帝之治崇是矣陳式以用兵說晁錯以創國說帝雖欲之可也甚者賈生以制度說帝猶未遑去豈固為冲退之行哉其見者審也○論晁錯云天下之禍其積非一日也其來也有所自其發也有所歸世之忠臣謀士不幸以身嬰大禍之所歸者此固君子之所悲也也昔者吳王濞之謀友也其志蓋萌於太子博局之死而信畜合忍于文帝几杖之賜西向之心未始不欲逞也景帝之初立漢之則用京師信然而欲噬者發矣而晁錯以削地之策適犯其怒而泄其不逞之謀卒死說錯之言事其錯誠可恣也訊人之受病送死醫以一藥速之世皆登者六醫者固有罪矣然而致戎死之病者亦不得謂之無愧也景帝以見賊殺其宗子乎孽孽罪端一且交生斬謀臣以悅叛國冀以遏其奔軼之鋒嗟乎錯誠有罪帝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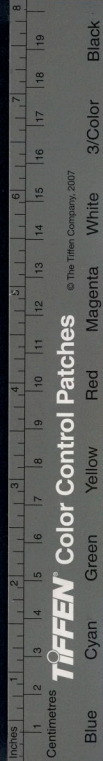
無愧耶○論絳灌云人主之用人莫難乎越其常也職其等而取
用之而不以來說間之口者莫美蓋天下之情狀其所素安者易
以疑其非深知者易以忽夫非其所素安者易疑故新進者常
多忌非其所深知者易忽故一旦而賢者未離乎見輕此情在人
雖賢者有所不免也昔高宗之于傅說其知之舊矣豈真以夢得
哉惟夫陳遼之士欲奉而置之貴近之右未有以信于天下也故
假錯囊以神之三代之管籥慮及世况後世乎故夫陳平以亡楚
之逐臣高帝俄置之駿乘之密賈生以洛陽之少年文帝遽議以
當路之任絳灌之於二子豈素安而深知之耶然則求其短而不
見其長未必絳灌之蔽賢也其勢使之然也吁爭名者於朝爭而
者于市積薪之憂雖汲黯之長者猶不能平孰謂絳灌而真蔽賢
也哉○論周臣夫云明王之用人非惟與其所可擇而亦必有所
可忌者也天下之士交於自居者不可厭而政為者斯有所不自
愛夫惟其不可厭也則其形以難制而其不自愛者疑于生事而

好亂是以人主忌之焉嗚呼其患蓋生於疑其辨之過詳也夫天下
之大臣而亦必為人所畏而後可以沮奸之前為天子大臣而俯
循無所不聽其上之所為則人將有所侮而動而一日有變則彼
且有以辭吾責何則慎其威者固饒其氣而既安其無能則亦不
可望其有所振立故明君有所神蓋有所養也文帝之屬臣夫於
景也得之於網羅之日也則文帝之察人盡矣亡國之變堅壁何
便以折其疑之跡不以天子之命蔽母弟於垂亡之惑以關軍計
則臣夫誠無負文帝之託者景帝固以快上非少主臣卒置之死
至於庸懦無所為之衛綰則謂其可相少主夫所謂朴厚樸教以
當社稷之寄者蓋其若是糜耶故自殺亞夫漢之大臣始衰夫大
臣無權則其勢可以劫而辱者止於取之也則雖甚縲而可以無
過以甚縲之人焉可劫之勢矣故王莽得因之以為資而其端但
出於莽景歟則漢之禍景帝為之也○論汲黯云君子之用於世
非不與其身之安於朝廷之上而得究其所欲為者也泄柳申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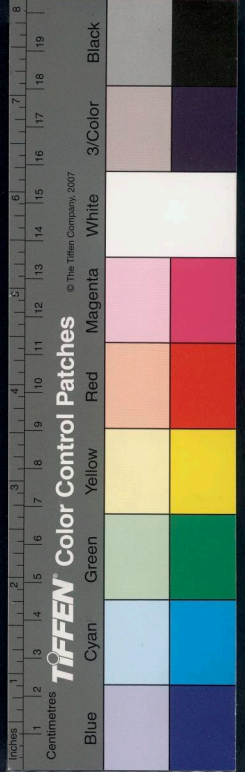
所以不安於繆公之側者非二人欲也無他鄭申諍以安之也曠
夫樂其身之安於朝廷之上而究其所欲為而同列者無世鄭申
詳之人則一日而去君側固君子所慎也哉昔汲黯與張湯公孫
弘比肩於武帝之庭蕭望之與弘石許史其任於宣帝之日弘揚
之疾黯者恨無所發怒弘石之與望之不相能又非一夕也重之
武帝深昵洪湯而貌敬黯孝宣亦以法律右弘石以書生忌望之
二君子之立於朝也若矣佳陽之命賸所以願出入禁闥平原之
之比望之所以雅意本朝而感於其心者非釋事以為忠也懼有
以中之也嗚呼彼賢者不敢離君之左右而懼讒間之也武安一
去咸陽七里而應侯之謀已行仲舒左比膠西而幾不免於禍竊
絳之中人固如此也吁君子安得而不慎也哉○論趙充國云窮
古人之權謀而巧用之者天下之奇才也嗟乎善劍者死閻善囚
者死溺持其所長者必敗則夫有才而不聞道孟子所以知益成
括之見殺也窮古人之謀而巧用之而不知有所因亦益成之

也○孫吳之書用之等語交誅相傾之謀無出焉而其間豈無養
威持重織封而不泄以自固之道世之幸其法者非能明其
為難而能求其道深藏而時出之者難也漢安之將善用孫吳者
趙充國一人而已矣大抵皆略其深點交誅之謀而取其養威持
重之道故天下不見窮吳之害而收充國之利充國聖老無門家
之禍而全慎榮之身名無他養食於艱晦勇於怯以無用御有用
固吳家之最家依之所不察者而充國知之也幸孫吳而知此亦
奚惡孫吳也哉彼霍去病自謂無事兵法東方生自謂識兵法
意倖去病而能知兵法無用之用則其功當不減充國方朔而僅
知其所用之用是亦孟子所莫也矣○論天云古之人君不恃
其威怒之殺而忽其必然之理或然之殺者天也必然之理者人
地之意之不集人事猶可以自足幸乎天而人不繼之辭有不敗
事者矣昔漢之高帝尤武蓋嘗得乎天矣睡水之圖幾入於項羽
之掌握而以大風脫澤沔之役亦幾於填虜虎之塚大而以合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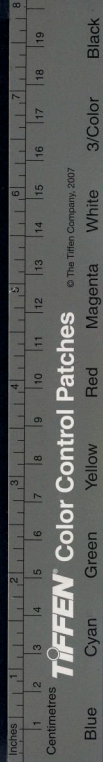
濟益豈人力也哉天也二君於此不以或不免者自沮亦不以其
而兇者自賀方且益齋三德而延覽二十八將之議以同
其謀俟其可乘之機卒於垓下之圍合而項羽擒即鄂之戰交
而王即虜是果天耶人耶能知高帝五年之業不成於睢水之脫
而成於垓下之勝光武之中興亦不在於灑花之濟而在於邯鄲
之克則知人君之有為於天下其始也雖天啓之而成之者常以
人也嗟夫天之欲落是君而使之有所就者不遽爾也置諸危而
福之按諸難而全之使之迫於利害以深其謀臨於死生以固其
志抑其驕於挫其果慨以大其所受而人君者不能因乎天之資
而善用之而方且安乎天而棄其所以在人退如淡無事之地以
坐視夫自定之勢則向之所以福之者乃所以全之也安之者乃
所以賊之者嗚呼人君有為於天下者其無以天之所以福我而
全我者自安其智者也哉○論七云天下之士未嘗不沮於人主
之所畏而疾趨乎人主之所喜也節義美名也雖其庸之君亦如

高其名而須政之及見其人鮮有合焉何也畏之也蓋惟忠義
士識高而見跋屢遠而憂大世方無慮君可少安矣而為之痛哭
流涕以發天下大難之端乘與無其失德若可少安矣而盡言力
諫甚者有幽厲威林之比石官致職亦無大姦邪未去也而深懼
夫折鹿之禍發於朝夕嘉祥美瑞人主之所罕見而奇焉者則視
以為不足信至於一月之變一兩賜之掖則又從而亢之曰此
疵政之招也射獵歌舞逸卒之娛也未足病於治則禁而抑之資
肝之勤吐哺之疲非人主之所願為者則強其必行夫人之情惡危
而好安樂因而彈改自無大達于天子均也而義士當責其所難
而治其所欲人主安得而不畏之耶故雖漢武帝唐明皇之賢猶
有懼於汲黯韓休之直噫視時趨向天下之人不少也人主方是
之畏彼亦孰肯有肩人主之畏而取歸愛督斥之者哉於是乎爭
迎其好而逢其欲闕其所向而闕其所歸有所愛也則徇之以為
歡有所懼也則寢之以為安其意有所不可不從之間也則兩得之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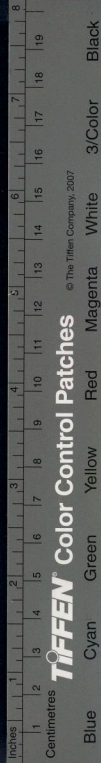
鄧旬放於千里之外始皇之心自以天下幸無可慮足以安意肆志狹視於峭鹵之上而海內晏然者萬幾矣而不知夫天下之大可畏者伏於大澤之卒噫於鉅壑之盜而其悍肥胡騫者已滿於山之西江之東也一呼而起峨隸雲合緡邯鄲百萬之師建瓴而下而全閩之地已發駕於灞上之列李矣嗚呼秦以七世而亡六國而民以幾月而亡秦以秦之強不能當馬之弱天下真可畏者果安在乎人君不得已而用其民以從事於敵國可不懼哉○論謀千古之謀人不惟其善因天下可為一資而至於摧敗奔劫之餘九亡而一存者尤善謀者之所貪也蓋天下之治不生於禍而生於禍首者勝之其弱者險之府故善謀者尤欲符之昔者勾踐之喪邦亦嘗有所不取欲死於一決之快矣獨范蠡知夫會稽之捷所以制夫差而釣之者也於是諫止其君陰謀而賜厚之於吳而勸其欲故吳之心自以為無越而不知越之志未嘗不在於無吳也黃池之會一幸而慶之范蠡之善此又奚漢之留侯蕭相

聽其所自擇其為術也艱紉而不遷而為說也進退不甘堅夫然後養於其說而弊於其術中而莫之辨是以姦欺之慮生嗟夫此武帝明皇之所以不免也武帝明皇皆英主也形豈可以愚弄也哉惟其是知義之士故士得以窺其逆順而售其所喜之說而天下皆幾於危亡然則欲養天下之士氣惟受人之所畏而不并於人之所喜者能之嗚呼人主可不自儉哉○論民云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圖而無可畏之形者難見也易圖者亦易應難見者必難支故明智之君不畏夫方張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其體之民心蓋民心之搖慘於敵國之變遷者其禍大而患在於內者必不可復為也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後之人君徂於民之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殆見於天下嗟夫民而至於見其可畏其亦無及也夫始皇惟知天下之難合而其慮在六國也故隨其社稷裂其土地而守置之以絕內爭之釁中國不足慮而所以為吾憂者猶有四夷也於是鄒莒林城積石頽巖登百粵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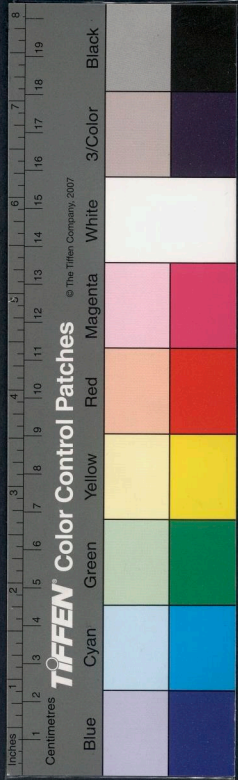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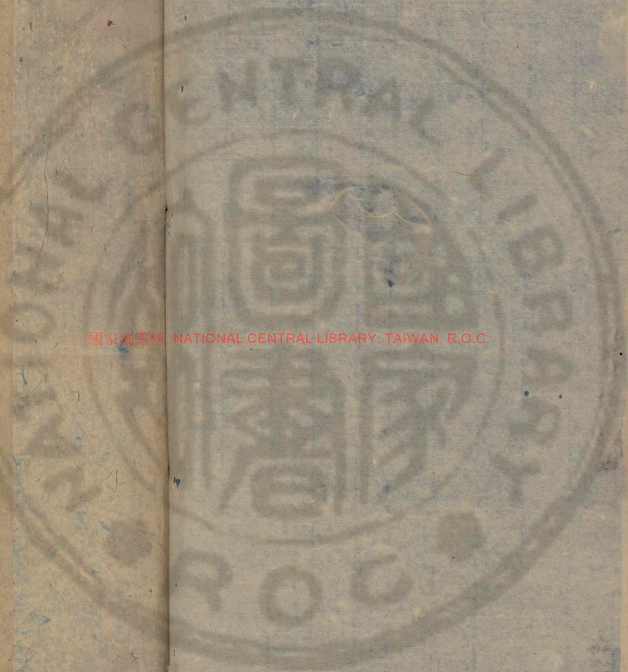
國亦越之蠡也夫以高帝百敗之困不足以當楚之鋒亦明矣而三子乃深喜之會入鴻門而不耻廷之南鄭而不恨示之焚棧而不與爭委之以太公呂氏而未嘗一日即而取之也凡此數者皆留侯蕭相國之謀就高帝之敗而為之地所以驕項氏而昏其智也項氏後然有大旁若無敵孩下之闔一合而項氏之肉已腐拔漢軍之刃矣故夫天下之不可為者是乃大可為者也而無謀者又失之有○論備云善用兵者必擁人之所不慮夫擁人之所不慮者所以乘其所不備也必乘人不備而不知人之乘其不備亦豈長於兵者哉夫搢黜庶孽之師非惟吾能知之敵亦有能知之者矣恃我之所能而適於人之所不能故曰用兵之道奇為難○論恢復云自古爭天下者常易收天下者常難唐人有言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嗟夫是亦其勢然也夫以匹夫而爭天下與失天下而收之者其勢甚不相若也此夫之情輕於用人之所有重於用已之所受輕則勇重則怯向者非

蠢有而用之雖失之於吾無損也其勢為得不勇以其所受而用之一或不濟則併亡之矣其勢不能無怯此爭天下與後天下之所以異也○論易敵云國雖小不可以無人侮之也以無人侮之國者是易敵也夫易敵者兵家之深慮而天下之至危道也古之人亦有犯兵家之深慮而沛乎天下之危以濟者矣而不可以常歸信之將兵楚漢無異伯者矣而猶有難於其人其擊魏也必知其不測周叔而將桓直始以嬰孩視之及其破趙亦幸夫李左車之計不行而後喜夫以區區之趙翻而有二子者為淮陰之所難使二子而用則信之得志未可知也嗚呼天下豈有無人之國哉雖然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向者敵之固不可畏之亦不可過甚也將之用兵必畏其有人則亦何性而向善料敵者亦以其勢揆之不怯其強而怯其弱不憂其勝而憂其敗蓋惟強者易心而勝者易驕弱者常危而敗者常戒也驕與忽之心勝則賢者之謀不入一危而戒則亦已以下人必有出而扶持之者矣



34258238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蕭邦增補大字三場備用諸書彙編奇語卷之十八

各著標氏

三三軒

○老泉○東坡○詠扇

福建莆田勿齋王其崇

纂釋

江西宜春門人張汝周

校正

福建莆田壺南朱介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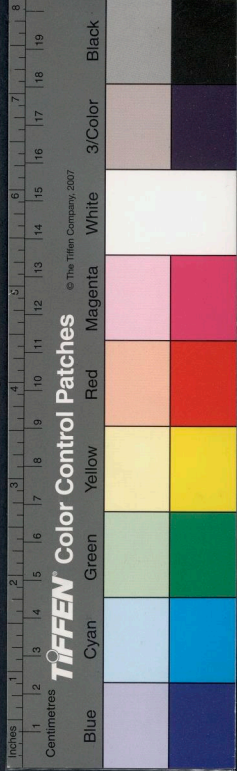
增補

老泉先生論

易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
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為之明而易為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
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斂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
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為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
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為人兄弟而使天下長後幼蠶而後
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
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豈肯
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為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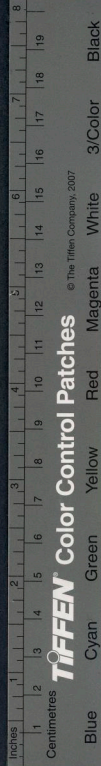


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
殺無已也不耕而食為獸之肉不蠶而衣為獸之皮是為獸與人
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
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
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童子知所趨避矣
故其道之所以言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為之明也雖然明則易
達易達則變襲則易變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
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為冬道陰陽之變次為卦考鬼神之情以為
辭探之茫茫之際之冥冥堂而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
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瞻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
尊於天下而不散廢者易為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
無所不可測者也入之所以獲尊者以其有所不可窺者也足
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
尊之不然則焉有監聖人務為新舊縱怪以奪後世耶聖人不因

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窺
天而人不諱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
也灼刑而鑽之方功義焉惟其所為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絕乎
天技耳技何就施吾教於是取筮天筮之所以或為陽或為陰者
必自分而為二始卦一吾知其為一而卦之也謀之以四吾知其
為四而謀之也歸奇於初吾知其為一為二為三為四而歸之也
人也分而為二吾不知其為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
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循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
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
窮也

詩

人之奢慈好之有甚於生而商賈怒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
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為也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弟不可以有
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生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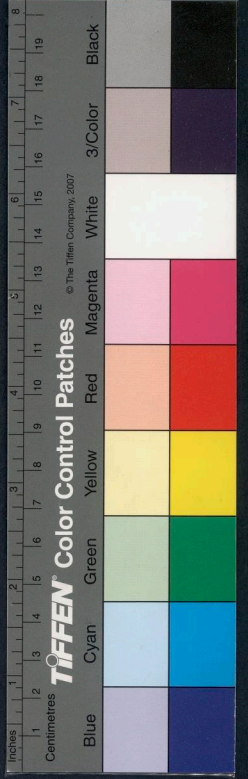


不善使人之情皆灼然而無思和易而復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天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既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厲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為權區區無權之禮以疆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也必無怨而君父兄弟將違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有之情邪將不能也彼既以不能絕用吾法將蒙大棄而不顧吾法既以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男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曰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大詳好色之不隨而怨之不禁則叛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

無怒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旋妻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託諷而君臣之情卒不忍云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期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雷過我我明識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至於不勝人不自勝其餘後忍棄其身故詩之發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涼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叶札之權弱於易達而有易焉弱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弱於強人而有詩焉呼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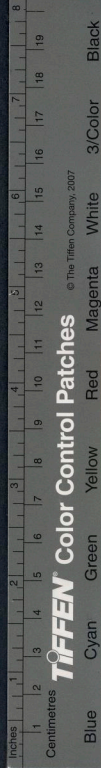
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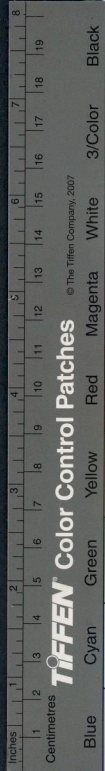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



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權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
久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則之衰也位不在天子而道在焉夫
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
人之國服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
惟其意不徒曰此是彼非而賞罰如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
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天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
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
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勝於是非
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
此不然天下其權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職也曰夫子豈誠
賞罰之耶使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受也初塗之人
而告之曰甚為善甚為惡可也繼之曰甚為善吾賞之甚為惡吾
罰之則入有不笑我者乎夫予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
天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亂民之書也又觀

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
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
天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有名之則夫子秋之也而
春秋者魯之所以名更而夫子記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
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
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
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
而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
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
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魯魯之
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
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
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以齊晉何也齊桓晉
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





論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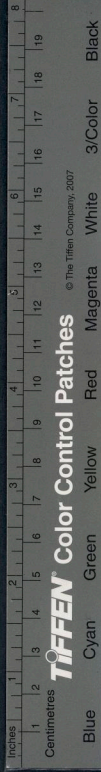
卷之六

而論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代魯武公以慶虎會與
 襄帝發不敵圖周魯連以壽醢懼垣而翻不果帝秦也勢而禁
 之也田生以萬戶侯蔣張卿而制澤封朱建以富貴桓閻儒而辟
 陽叔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主釋此利而誅之也蔣秦以牛後
 羞歸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節清敏鄙生
 以助秦凌漢而沛公斃項王此激而怒之也故魯代以土偶笑
 田文發人以方繳威後任圖則以聚歸陪齊相此隱而詭之也五
 者相傾談險之論雖女婦之志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論之王雖
 皆必言勢而終之上道極於神而誘之至難急必奮遂而怒之
 主錫帶必之隱而調之士謹暴怒容則則醒則亦有則動立則
 憂谷則算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又云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
 威雷也人之不能抗天縱神何雷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
 賞以勸之律曰興王賞諫臣長也猶懼其譴更阿諛使一日不得
 聞其諫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長也人之精辨病

風發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
 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何雷避哉有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
 欲以言博死者尤王身勇首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
 虎其則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明失此三代之所以
 異也末世不然遷其賞以不速遷其刑於諫豈乎臣之崇口卷舌
 而亂亡隨之也聞或筆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不諫之刑
 缺然無矣有增其所有有所無則諫者直後者忠况忠直者乎
 戒知是故聞讒言而不獲吾不信也○論明云天下有大知有小
 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
 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智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
 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
 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天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
 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時而不殆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
 治者也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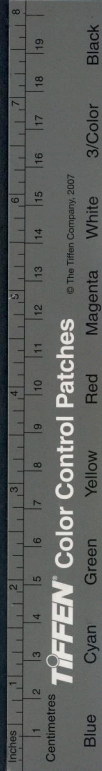
成也傳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其無他也專
於其所及而不及之測其及必精慮於其所不及而不及之則其及必
粗及之而精人將曰吳淮无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准之禍矣
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矣何脩
何淳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者非獨一
阿大夫与左右高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
也左右嘗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者而精之故用
心甚約而成功博也○游談論云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
靜春不能見微而知者則量而動變體而神人知之人事之理
終理變相因其疎濶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豈真天地陰陽
之事而賢者有不知與故何必好惡觀其中而利害奪真外也肯
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
得志吾子孫无道類矣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足以
欺世而盜名苟然不欺不取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幸得中王鏞

行有子何從而亂天下子虛耗之姦固足以敵國然而不學無文
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動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
之是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
履夷齊之行收名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
字以為頡頏孟軻復出而陰賊險復則又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
為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泚衣垢不忘幹人情也今
世不效衣巨盧之衣食大塊之食凶有饑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
哉凡士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愚盜刀易牙開方是也以盖
世之名而濟其求形之患雖有順治之士好賢之相猶將幸而用
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無疑者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
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未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既知其禍之
易於此哉不然天下將破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為王安石
作義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掃天下之心苟宜也宜乎其拂天
下之心也耶宜乎小人耶求宜乎君子耶求宜乎君子也吾亦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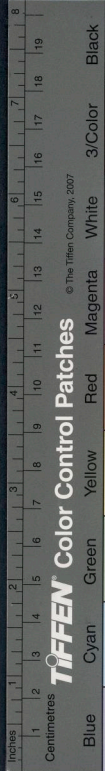
其不以至正而能也。能至正而行宜乎。其滿天下之心也。然則義者聖人戡天下之器也。伯夷與齊。陶大義以饒于首陽之山。天下之人安視其死而不悲也。天下而果好義也。夷齊其不以亂死矣。錯茲罪義之罪也。徒義之罪也。武王以天命討獨夫紂。揭大義而行。夫何恤天下之人。而其發粟散財。向如此之汲汲也。意者錡武王亦不能以徒義加天下也。說文言曰。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嗚呼。善之矣。故君子欲行之。必即於利。即於利。則其為力也易矣。於利則其為力也難矣。則義存利亡。則義衰。故君子樂以趨於義。而小人悅於利。義也。必也。人無小人而後吾之徒義始行矣。嗚呼。難哉。○雜書論心術云。九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雖勝雖敗。斤斤於利者。無所留。所以養其財。而後戰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士當蓄其心。使其欲而不盡。怒而不盡。則有餘勇。欲而不盡。則有餘食。故雖并天下

而士不厭安。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九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可與之惜死。○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履危。勢則不阻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奪吾技也。夫然後有以交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勳○袒裼而按劍。則為獲。不敢過冠。冠衣甲。擐兵而寢。則童子奪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論強弱云。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冠冕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論攻守云。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綏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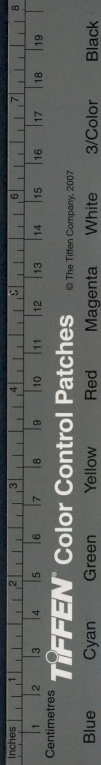
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二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一曰
正二曰奇三曰伏兵出於正道勝則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
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
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
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其將才偶人是也守正
道而不知守奇道與伏道焉其將亦才偶人是也所謂正道者若
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常攻函谷矣而秦
將敗之曹操常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常攻劍閣矣而姜維
拒之何則其爲之守者素也劉虞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
人別循江淮取淮南是以與淝會袁閔奉彭公孫述自江州
沂都江破侯舟兵徑投武陽縞出延軍後疾以精騎赴黃都鉅
成都不過十里李期攻繁縠衆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縶勉自
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茲縣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
武夜南越唐嘗請發夜即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

不意劉艾攻蜀自陰平由景公攀木緣壁而進至曲江而降
馬邀至敵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曰令致守潼關之左有合
曰禁而不之後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
觀古之善用兵一陳之間尚慎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
况乎一國攻一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
欲使之狎耶○管仲論云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
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仲死堅子易牙開方用威公靈於亂五公
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天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
必有所以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
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堅子易牙開方而曰管
仲何則堅子易牙開方三者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
夫有弊而後知放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
顧其使威公得用三者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
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堅子易牙開



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用三子矣
仲與威公處幾半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
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
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
死之言所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慮有三子而慮無仲有
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
聽仲諫此三人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乎仲可謂不知本
者矣因威公之問察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家爲
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可也五霸莫然於威公文公之才不
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
侯不叛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
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若成人焉威公之虐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
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
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

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見其心以爲是數言
者皆不足以托國而又遙知其將死則其書詞謾不足信也吾觀
史嗣以不能建蕩伯王而退卻子張故有身後之諱諱何且死舉
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
養者不其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
彼管仲者何父死哉論高祖云漢高祖被數用術以制一時之
利害不如陳平掃摩天下之勢舉足挫目以劫制項羽不知張良
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
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
處置使中後世之所爲慮如自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
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常語呂氏曰周勃厚重少
文敏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嘗誰安
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
不交呂氏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伐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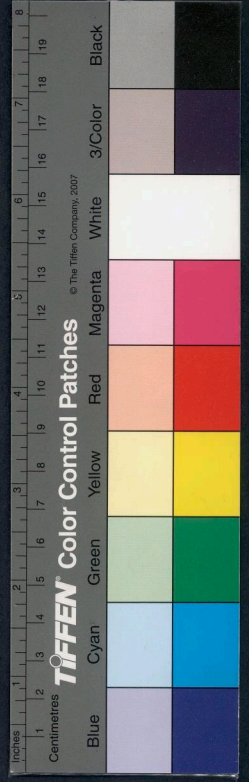
歲後時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厲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謂
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帝定天下為
諸將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
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
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發賈之功一旦遂致斬之而無氣嗚呼
彼獨於會不仁耶且會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為不少方臣父嗚
項臣時微會誰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會故滅威
氏者時會出成燕立命平勃則軍中斬之夫會之罪未形也惡之
者誠偽未必也且帝之不以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
於呂氏呂氏之族若淫祿蓋皆庸才不足血獨嘗豪傑諸將所不
能制後世之患無六於此者矣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毒
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而已會死則呂氏之毒將不
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莫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會之死於惠帝之六年天也使其尚在則呂后不可給太尉不得

入北軍矣或謂會於高帝取朝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
黥布盧縮皆南面稱孤而縮又最為親幸然及高祖之末仁也皆
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推理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為帝王
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論項籍云項
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
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
無威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
天下之利吳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
迎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
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
屢受不長量之不夫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
沛公始擊兵獨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
獨威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金鉅鹿
而猶徘徊河南新安聞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



已安佈公而離籍則其勢不得彊而臣故籍雖遷流公處中而卒
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也鉅鹿戰
百餘尚何益哉故曰非拔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論六國云六
國破城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夫
祖父暴弱露斬荆棘以有天下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察以予人
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安寢起視四境
而索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秦之欲無厭
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自有已判矣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
附于秦刺客不行狼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
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
之奇才并力西嚮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是之勢
而為秦人稱威之所矧日前月割以繼之亡為國者非使為積威
之所矧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雖勢弱於秦而猶有可或不賂而
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軍是又在六國之

下矣○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
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備是故君子慎之也○聖人
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委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內同起居
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喜之不加之百人毀之不加之疎
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后可與誦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人君
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結以重
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食歌兒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歡而
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也近之論者曰將之所以異智
竭力犯難露跡白刃而不辭者其賞耳為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
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為用是皆一隅之說非
通論也夫秦曠曠者豈其易劫索其羈絡居之新闢浴之清泉而
后賞之千里彼駢駢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
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
盡力於擊搏則其地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駢駢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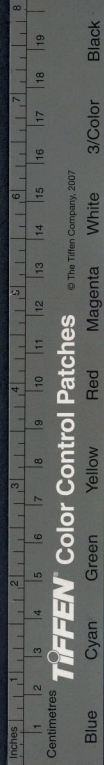
書經卷之八

先賞之是矣。顯與之飢之而賞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應也。先賞之是矣。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漢高見燕信而授以上將鮮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其飲食受王者。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二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藉功下與伯越期而不至。揄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二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而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富貴則不為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也。至於樊噲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得一陣。而后增救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灌嬰之功。則已歸之。備侯夫豈高爵至此而高哉。知其才小而志小。故以賞不豐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若。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論任相云。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為之離席起立。在道為之下。禮有兩。謂同不望而死。謂相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

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謂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比失而伐車比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而不為。則禮薄而責重。被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后接之以禮。而不為。則禮薄而責重。被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夫責重。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飾。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后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卸其私。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人。責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為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為福。吾忍未見去利而就害。處福而求禍者也。○論廣士云。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士。何為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為賤。而賤取為貴。是以古者管夷吾相齊賢也。而宰相。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宰相。徐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望於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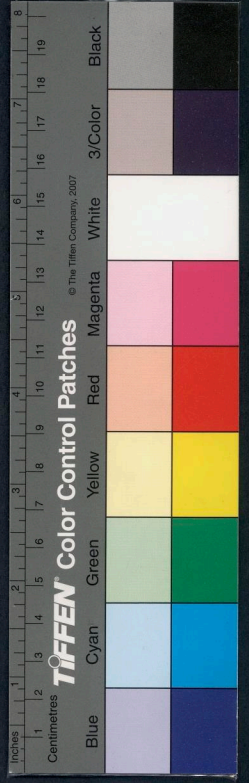
人之議也未聞有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論養才云古之
養奇絕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
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声色耳目之欲又已極於外
故不待拔恣而后為樂今則不然奇絕無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
食升斗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變法喻礼而自快耶我又安可
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耶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不
已隨之以刑彼有比走胡雷走越矣噫無事之時慨不能養及其
不幸一旦有龜竟之患繫亂結治之事而君屢詔以召之豐爵重
祿以結之則彼已賊矣夫彼固非絕忠者也又安肯默然於窮困
無用之地而已耶周公之時天下號為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
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絕無所復用而其礼法風俗允衡綱密
李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尊而歸之○議之中猶有曰議者今
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礼法風俗又
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絕之士復有用於簿書間者則反可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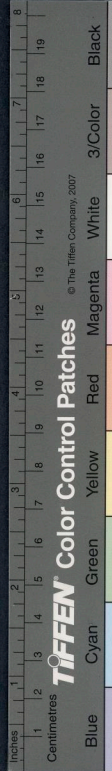
議者能而怨之乎○所宜哀其才而惜其付無使為刀筆吏所困則
西字盡其才矣○論勢云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
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
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勢而不
振弱者有惠而不下不以為德故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
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
懼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
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向者威竭而勢
衰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后可與言用威惠不
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強而益之
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夫兵者聚天
下不義之徒較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其事夫惟天下之
未安盜賊之未為然後可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
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



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乎天下既平盜賊既除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浪大叫以發其怒蟻蝸終日而不螫則發鬻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曰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博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博相雖嚴天下不敢以怨其君博相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無以多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物也○上富丞相云往年天子震然出逐宰相用曹皇后付屬以天下若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故熙曰在此方公困而復絕口而復為宰相而又適道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君之受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

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君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政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則也咸曰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適曰天下之人如此其數也數十年之間如此而不變也皆曰賢人也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識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則憂其無成且嘗問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用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重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重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重不出於己而不知是三者惟善人為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殺人政出于他人而懼其室已重不出於己而忘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天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后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豈敢若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感問者天下因感乎召公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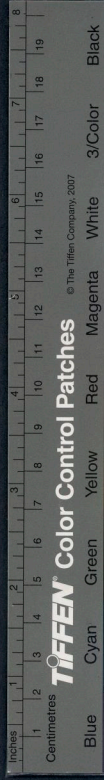


天下謀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也夫其身
 者必安於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致亦皆有不
 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
 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
 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術士而至於卿大
 夫宰相集處其上將有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
 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寧其大事是以君子及其小忿以容其小過
 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后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
 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忿而使無事於其間右之君子與賢者處
 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
 細則備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台可與爭此不
 然則不肖者諸臣用事深平要亂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
 勸周勃平用其策卒得此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不疆之人也
 非與平致之而誰也故賢者致其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

右也○悲夫世俗之人紛上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定者安於
 逸樂而習為高岸之節顧視四海則窮之士莫不類虞仲輩
 而不樂窮者輒鑿不飽布襜不煖者為貧賤之所懼初抑墊賈人
 之輝光則為之顛倒而夫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語於輕富貴而
 安貧賤何者彼不知貧富貴賤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
 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者而後可與語此○上王長安云天下無
 事天子其尊公卿其貴士甚賤從士而後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
 甚厚其為憂也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
 可殺而唯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倘認公之死非其無
 人也以鶴歸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其為鶴而不
 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
 其死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可以驟上于上而士之卑可以驟
 志于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之尊
 亡其權在七世榮衰覆天下之亡率之不明持之不堅於眾難以

天子存亡之權下臣執一匹夫賈賤之勢其夫天下之惑也哉
千金之璧必易一瓦缶翁何其不辜而棄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
相為徒其徒相為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
使夫士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
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心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
嗚呼其亦何便於此也○上歐陽內翰云孟子之文浩約而意美
不為曉刻斬絕之言而其終不可犯歸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
流轉而終成層巒怪嶺感而却過巖橋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
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亦餘委備徑簡
自如而條竇窅暢無所間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
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歸於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
尖峭然而長其光油然而滑其指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遺
言瑣意切近常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
事之文則歸于歸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上張侍郎云明公

之知向上知之明公知之他人亦知之而之所以獲知於明公
之所以知向者雖暴之天下皆可以無愧今也將有所私告於執
事念將以胥上之私壞敗其至公之節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
而不果勃然交於胸中心不寧而顏沮者累月而後爽爾見古
之君子知其人也憂其人以至於其父母兄弟妻子以至於其親
族朋友憂之同其責也雖然自我求之則君子識高知之而不憂
不憂而求人憂則君子交識之術以為寧在我而無寧在明
公公用此矣其意而發其言○上明樞密云天之所與我相宜
猶然我豈不得以與卅未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叟不得奪諸舜
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心出於其事唯乎其不可易也聖人
不得以與人又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
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
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霸天自早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
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知而我知此也其名曰霸天棄天我之



罪也。斃天亦我之罪也。不繫不斃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過天。然則斃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鑿乎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議在人者吾何知焉。吾知免夫一身之責不暇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過於道途而不倦不慍不泯不泯者天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衡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斃天下後世無以責天。衡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自憚不與於天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非而為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飢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飢寒困窮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與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天下之季者孰不欲一

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

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

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

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

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矣。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

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不屬怪大得之之不勞力其致思於必

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博之。縱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

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來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有

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死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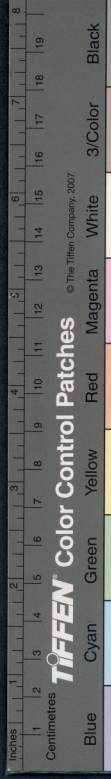
為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塗。有二子之材而不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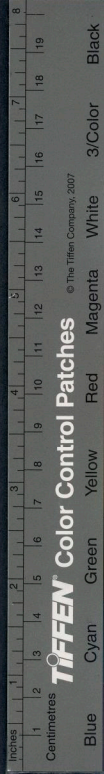
其確實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

亦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項。味凶歲可以無織力耕而節用

亦足以自免。不肖之身不足當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斃

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安敢以所謂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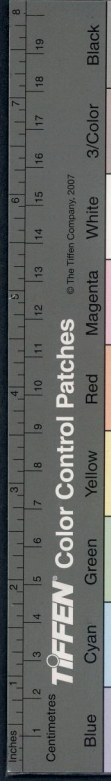




二道權書十篇為蘇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游範論史論十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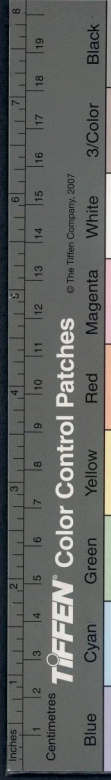
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若執事也執事責也於詢何有哉○蘇氏之譜讚蘇氏之族也蘇氏出自高陽而蔓延于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黃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焉者親盡也親盡局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何也以譜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社不仕娶其氏某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無書何也詳吾之非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數尊何也譜吾之作焉呼蘇至一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作矣情見乎親則見于服服始於哀而至於總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而

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蘇氏族譜序記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誅於其門鄉有草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其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憐而得此哉意者其即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有人而歲時結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專於高祖墓陸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樹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為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嗚呼而不察其後必衰也猶相與疾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



是卿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尤之遺孤子而不恤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資田而欺其情孤子也而卒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孤子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如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謹譚不嚴也而閭門之政亂自斯人之清射無厭惟富者之為貴也而廉耻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斯帝不容者也今無知之入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為之其輿馬赫奕婢妾鬪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嬌容脣齒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髮鬚於斯人之一節者頗無過吾門也子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心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廢其有悔乎子曰然乃記之○張益州靈像記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處軍夜呼野無居人談言流聞於

餅果盤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象言朋異朕志自定亂不作變且中起助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絕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帥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日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簡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前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琴之鼓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繁以主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其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暴息之民而以磔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繩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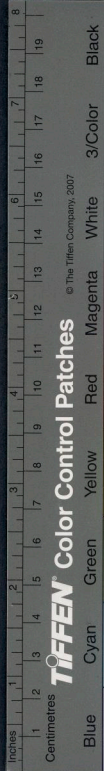


急之則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其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其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嘗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彼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善必聞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請其平生之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刻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木假山記木之生或擊而斃或挫而天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折水之所漂或破折或傷幸而擗不破折不為則為人之所折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齒食之餘或委葬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殉之以為山於後可以脫泥山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焉者予家有三峯子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簾而不窺拱而不大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枝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斲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澗而不為樵夫野人之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以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其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愛然決無阿附之意呼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人之君子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不樂而去為自欺且為欺天蓋君子耻食其食而無其功耻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機而已耳天之異我以形而使我以心歟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駁其形而况能而駁他

人哉○後字文甫諒當見夫水之與風乎頃然而行沛然而留停
汪洋洋溢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逢蓬然而發乎太空不
終日而行乎四方揚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乘既往而不知其迹之
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天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
餘委地婉蜒滄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鬱而如鱗疾而
如馳徐而如緇揖讓旋而相顧而不前其繁如教其亂如霧紛紜
鬱積有星若一泃乎順流至于滄海之濱磅礴洶涌號怒相軋交
橫網綴放乎虛空掉乎無垠橫順地折清漪傾側宛轉騰交回者
如輪旋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焰跳者如騰躍者如鯉鱗狀豈
能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
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也
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
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映
田泃不溫然其矣而不得以為文如講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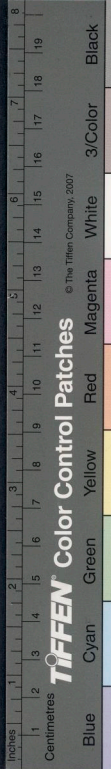
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昔者君
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有言
不得定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惟吾
兄可也○各二字說輪輻蓋駘皆有職乎車而輻獨若無所為者
雖然去輻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軋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
之車莫不由輻而言車之功者輻不與焉雖然車什馬斃而患不
及輻是輻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輻乎吾知免矣

東坡蘇氏云夫三代之君惟不忍斷其民而歎之故天下有故而
其議及於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嚮及其不可聽也則反覆而諭之
以窮極其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昔者上古
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汗櫛杯飲燔黍柶豚置持土鼓而以為是
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為不足大利於
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簞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病不
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腥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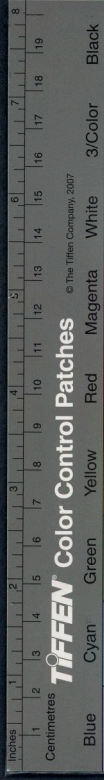
而禮之體解不憚之以爲是不忘本而非以爲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大者，半實其蓋，蓋遠且銅委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選懷而不次也。刑賞忠厚之至，論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歌謦歎之，所以樂其善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定於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呼命之聲，灌於膝股，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曰：「侯而告之以律，刑其言，憂而不傷，故而不怒，養愛而能勸，則然有哀憐撫寧之心。故君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勸恩也；罰疑從去，所以謹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爲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方命圮族，既而曰：「試用之，何棄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昔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後不辜，寧夫不經，嗚呼！盡之美，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昔賞不以爵祿，而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施，威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罰，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怒，云已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不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廢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重巽以申命，論皆聖人之始畫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於風者，以其發而有所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順也。夫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倫矣。聖人以爲不重。

而禮之體解不憚之以爲是不忘本而非以爲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大者，半實其蓋，蓋遠且銅委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選懷而不次也。刑賞忠厚之至，論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歌謦歎之，所以樂其善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定於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呼命之聲，灌於膝股，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曰：「侯而告之以律，刑其言，憂而不傷，故而不怒，養愛而能勸，則然有哀憐撫寧之心。故君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勸恩也；罰疑從去，所以謹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爲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方命圮族，既而曰：「試用之，何棄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昔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後不辜，寧夫不經，嗚呼！盡之美，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昔賞不以爵祿，而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施，威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罰，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怒，云已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不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廢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重巽以申命，論皆聖人之始畫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於風者，以其發而有所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順也。夫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倫矣。聖人以爲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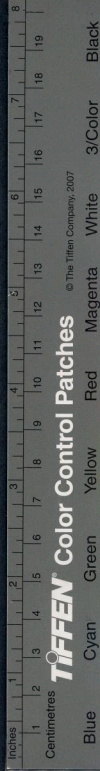


會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於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云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侯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也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意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之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云為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安受之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為要其能而不責成焉其曰如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摧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

則不可以變故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云而不窮故曰聖賢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而後可也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今天日皆知其所以為陰陽兩皆知其所以為潤雷雪皆知其所以為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為殺至於風愆然布於天地之間未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噓而吹而冷大而鼓乎泰山齊嶽之上細而入乎窺室窟室之下發動萬物而天下不以為德惟按草木而天下不以為怒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聖人之所法以令天下之術也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變之道而使之安乎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蓋得乎變之道也○孔子從先進論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况以不正進者乎聖人知其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眾俗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者以行首可謂急矣然未嘗必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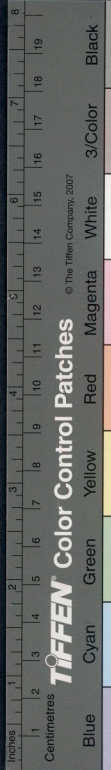
不足_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爲君子而
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請因其說而極言之夫
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請因其說而極言之夫
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大成
而其衷必本於禮之漸變君臣上下莫不由禮而定其位至以爲
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以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
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強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
而治其紀綱條日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爲不親見於行事有
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妙於是因魯史記爲春秋一斷於禮凡
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執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
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和正君子
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
大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爲人君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諫
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罕經事而不知
其宜薄疑事而不知其權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
凡爲君子者皆知顏淵凡爲小人者皆知桀跖雖微春秋天下其
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逆若正者有
之矣其情以爲正而不知其義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所以
丁寧反覆於其間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
公不階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其心豈湯武之心哉而獨至於
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談一旦竊取其
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爲正之則世之仁者相率而爲僞也故其
書曰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
也君子以爲其敗固宜而無有隱諱不忍之辭焉荀息之事君也
君存不能正其過沒文成其和志而死焉荀息而爲忠則凡忠於
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斃
則荀息孔父之徒而可名哉○物不可以苟合論云昔者聖人將
欲有爲也其始必有所其繼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



卷之八

之也雖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連故其散之也不連夫聖人之所為詳於其始者非為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為之表飾景以至于今不廢及其後也求速成之功而劫於遲久故其欲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則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事國長短之所從出聖人之始制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政立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為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凌也於是為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尚卷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贊心非不相信也而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披履以為安飲食以尚養也足以為父子矣聖人懼其相殺而至於相惡也於是制為

朝夕省間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為歡而異居以為別合食之為樂而異膳以為尊此所以久而不相殺也生以居於室死以殮於野此足以為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禮約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為安畫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為堂室難以相彼此足以為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群居嬉戲之樂而嚴其射御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得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介紹之儀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君可以為而止夫苟可以為而止則君臣之相凌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瀆朋友之相侮矣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為之飾易曰藉用白茅無咎為錯諸也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干澗也又曰壹若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寬美矣○君子之為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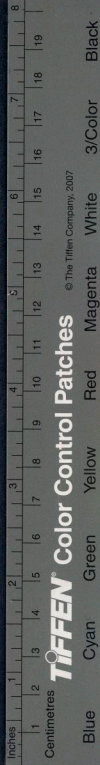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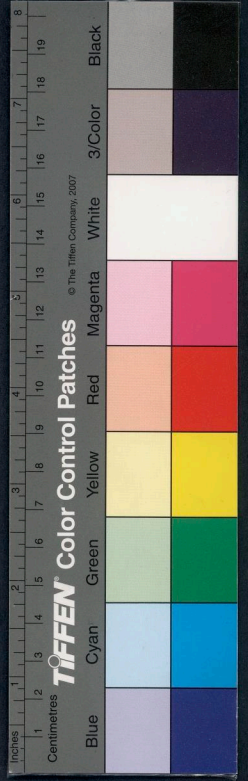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可以愛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子不取我
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為已慮之又為人謀之取之
必可予之之必可受若已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是亦去小人無
幾耳東漢劉翬察其弟判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
友人鮑發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為二而行之其然也知
其不義而復之以其能復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詐也此范氏所以
賢鴻而下也○夫樊遲之所為汲汲於孝稼者何也是非以穀
食不足而民有苟合之心以慢其上為憂乎是非以人君獨享其
安樂而使民勞苦備賢為憂乎是非以人君不身親之則空言不
足勸謀百姓為憂乎是三者皆世俗之故優過計也君子以禮
治天下之公使尊者習為尊卑者安為卑則夫民之慢上者非所
憂也君子以義處天下之宜使親之一國者不自以為多抱關擊
柝者不自以為寡則夫民之勞苦備賢者又非所憂也君子以信

言不足以勸課者又非所憂也此三者足以成德矣故曰三憂者
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夫動者不
安者也夫惟不安故求安者而託焉惟一者為能安天地惟能一
故万物資生焉日月惟能一故天下資明焉天一於覆地一於載
日月一於照聖人一於仁非有二事也晝夜之代謝寒暑之往來
風雨之作止未嘗一日不變也交而不失其常睥而不失其明殺
而不害其生豈非所謂一者乎存而不變故耶聖人亦然以一為
內以變為外○濫觴可以滔天東海可以系田理有或然者此狂
聖念否之說也江湖不可以銜涉尺水不可以舟行事有必然者
此愚智必然之辨也夫言各有當也達者不以夫一言一此之謂
也夫大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使大甲粗可以不乱者伊尹不殺也
至於殪則其任也審矣然卒於為高宗周公曰茲四人迪哲蓋太
甲與文王均焉明皇開元之治至祿刑帶與夫三代何遠林甫之
專祿山之亂民在塗炭豈特在者而已哉由是觀之聖人之相去





殆不容髮矣○夫道何常之有舊物而已矣物隆則興之借非物
 汙則興之借降夫政何常之有因俗而已矣俗善則養之以寬俗
 頑則齊之以猛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故齊太公因俗設教則
 三月而治魯伯禽易俗變化則五月而定三月之興五月未定為
 遲速也而後世之盛衰出焉以伯禽之賢用周公之訓而猶若是
 苟不運伯禽者其變易之慮可勝言哉○觀過知仁論禮曰與仁
 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蓋人之難知也
 江海不足以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陰浮雲不足以比其變揚
 惟有人有人則作之無人不則斃之夫苟見其作而不見其斃雖盜
 跖為伯夷可也然古有先知人者其政如影響其信如著龜此何
 道也彼彼其觀人也亦多術矣委之以利以觀其節乘之以弊以
 觀其量高之以蠶以觀其守懼之以斂以觀其氣故晉文公以壺
 飴得趙衰郭林宗以破甕得孟敏是皆一道也故夫與仁同曲而
 謂之仁則公孫之而彼與之者之與也何異乎中子之與齊與魯

淵之鑿詭何辨何則功者人所趨也過者人所避也審其趨避而
 真偽見矣古人有言曰鉅鹿逆命也推其仁可以托國斯其為觀
 適知仁也與○論中庸夫誠者何也樂之上謂也樂之則自信故
 曰誠夫明者何也知之謂也知之則達故曰明夫惟聖人知之
 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先入者為主而待其餘則樂之者為主
 也樂之者為主是故有所不知上之未嘗不行知之者為主是故
 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知之者與樂之者是賢人聖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所由以
 未誠者也君子之為幸慎乎其知何則其所失入者重也知之
 而未能樂焉則是不知不知之愈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
 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君之功其辭不
 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人君不謝而吾諫之則是為君
 之權而不可浩之功也夫既以侵君之權而能比面於人臣之位
 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